



反三國志

于存







八 卷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初版

反三國志演義

平裝八冊 定價大洋四元  
精裝二冊 定價四元八角

版所不翻  
權有准印

著者 周周  
校者 陸陸  
鑒者 倪倪  
出者 雲卿  
寄者 雲卿  
友者 雲卿  
閱者 雲卿  
大者 雲卿  
作荒者 雲卿  
者白者 雲卿  
者塵者 雲卿  
者公 雲卿

特約經售處

新嘉坡 南京 濟南 青島 重慶 成都 保定 安慶 桂林 北平

天南 民治 中山 華一 共和 唯一 振亞 中亞 嶺南 北新 書局 書局 書局 書局 書局 書局 書局 書局 書局 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一七號 卿雲圖書公司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第五十三回 黃公覆殉節九江口 張翼德驅兵采石磯

第五十四回 白門鼓角將帥成功 黃海樓船君臣共命

第五十五回 趙子龍按甲定閩甌 蔣公琰督兵收交廣

第五十六回 樓桑村樹萎隕真王 柳城塞秋高來敵騎

第五十七回 劉王孫正位繼中興 龐丞相序官復舊制

第五十八回 封功臣六王膺上賞 畫軍區四督鎮雄邊

第五十九回 馬孟起衣錦還西涼 曹子建悲歌行絕塞

第六十回 深杯浮白鐵案掀翻 古墓冬青石人惆悵

第五十三回 黃公權殉節九江口 張翼德驅兵采石磯





第五十三回 黃公覆殉節九江口 張翼德驅兵采石磯

## 反三國志

### 第五十三回

黃公覆殉節九江口 張翼德驅兵采石磯

却說荊州方面水師統將向寵，奉到漢中王令旨，徐元帥檄文，即日同馬良、劉封、蔣琪商議，請三人小心守護江夏口各地，留下五千水軍，保護江面；整頓荊州原有水師，及新近補充添置各項大小船隻，共水師三萬餘人，即日向九江方面發動，真個是連檣蔽日，雙槳如雲，趁著大江順流直下，來到九江附近，只見南岸



上。吳。軍。旗。幟。鮮。明。江。面。帆。檣。輝。耀。北。岸。上。無。數。漢。兵。壁。壘。整。嚴。旌。旛。招。展。向。寵。大。喜。吩。咐。水。軍。將。士。將。船。隻。靠。北。岸。紮。立。水。寨。

岸上漢兵，見是自家水師來到，飛報趙雲。趙雲同嚴壽、廖化，帶了數百親軍，來到江岸巡視。向寵督飭安營已畢，自領親軍上岸，來見主將。子龍大喜，並馬回營。向寵入營參見，雲深加撫慰道：「雄師坐鎮江漢安流，令某得一意北行，遂定河北，皆將軍之所致也！寵起辭道：『寵不過奉行威令，獎率同袍，幸未隕越，何敢居功！敢問主將，何來之速？』」

趙雲笑道：「程普、周泰，悉全力以守小峴，聚舟師以連濡，須巢湖我兵由舒六以窺，薪黃自無戰爭可言，黃蓋老將督飭水軍死守。」





第五十三回 黃公覆殉節九江口 張翼德騙兵采石磯

九。江。惟。鄱。陽。水。師。近。因。孟。起。盪。定。江。北。調。赴。建。業。防。衛。者。居。多。巢。湖。濡。須。分。軍。屯。駐。在。九。江。者。不。過。十。分。之。一。二。某。意。以。水。師。掩。護。陸。軍。渡。過。南。岸。由。廬。山。以。攻。九。江。而。將。軍。督。水。師。與。戰。於。江。上。我。之。水。師。三。倍。於。彼。我。之。陸。軍。十。倍。於。彼。黃。蓋。雖。能。守。亦。無。如。何。矣！

向。寵。道。主。將。明。見。萬。里。可。操。必。勝。請。飛。檄。長。沙。桂。陽。兩。太。守。遣。兵。分。定。廬。陵。九。江。贛。南。各。郡。縣。俾。我。兵。攻。取。九。江。一。意。進。行。趙。雲。喜。道。將。軍。遠。慮。雲。所。不。如。即。分。道。派。人。至。長。沙。桂。陽。各。地。依。照。計。畫。行。事。吩。咐。馬。步。全。軍。即。日。渡。江。雲。與。向。寵。自。上。戰。船。督。飭。水。師。掩。護。

隔江黃蓋，明見漢兵渡江，以水陸強盛，懼有疎虞，不敢邀擊。漢



兵安穩登岸，趙雲令向籠引水師直攻吳軍，自己整頓全軍，擊破沿岸吳兵守禦各壘，摧鋒直進，吳兵望風而潰，直抵九江。向籠督水師，由上流以大筏載火具，順燒吳兵。吳兵氣餒，潰敗相仍，水陸諸軍，盡集九江城下。

趙雲令嚴壽黃武各領萬人，分徇南昌鄱陽豫章各郡，使九江孤立無援。吳軍水陸俱敗，九江城守危急，黃蓋督飭所部，竭力守禦。雲令向籠留水師萬人，暫碇泊九江城下，其餘盡開赴馬當，扼要駐紮，阻擋吳越援兵。雲自督軍將城團團圍住，逆料九江不日可下。

黃武嚴壽先後回報，徇定各郡。趙雲大喜道：我軍東下，以水師



第五十三回 黃公覆殉節九江口 張翼德驅兵采石磯

爲主，陸軍不過沿岸夾輔，我自留兵二萬，黃將軍、廖將軍、嚴將軍、各領萬人，從豫章分道入東越。吳之精兵良將，盡在淮北、江南、閩越腹地，有兵無幾，若驟以重兵臨之，都無不破。越亡則建業無退步之地，閩亡則越有累卵之危。所至之處，當先以安撫居民爲事，守令賢者任之可也！成功之後，廖將軍駐閩，嚴將軍駐閩，黃將軍駐會稽，全軍駐紮，互相呼應，不世之功，三將勉之！三將再拜受命，各領部兵分途出發。果然不出趙雲所料，兵鋒所至，前無堅城，旬月之間，甌越八閩，依次勦定，飛檄報捷，趙雲已到了建業了。

且說黃蓋死守九江，已經兩月，外援盡絕。趙雲統轄水陸四萬餘人，遠遠圍定九江城裏，糧草雖有，缺乏飲料，近江各門，久已堵



塞，城中井水，不敷應用；那時便有一些不安分的游兵，暗通消息，向漢兵通款開城，趙雲分兵伺隙而進。黃蓋聞知，領兵前來阻止，漢兵已經大入，蓋率兵扼住子城巷戰，士皆殊死。漢軍水師上岸，從水關襲入，登時全城鼎沸。蓋知事不可爲，回馬到了九江太守衙署，下馬進了大堂，向東再拜，拔劍自殺。吳軍無主，紛紛投降。

趙雲夫妻並馬，進入衙署，看見黃蓋尸首，不覺惻然，令衙中吏士，用上好棺木，將尸首沐浴成殮，擇廬山幽勝處安葬。收拾已畢，恰好馬良領兵八千，到九江助戰。雲喜令馬良守九江，自己督率水陸軍隊，沿江直下，風聲所播，無人抵敵。原來黃公覆是東吳三世老臣，江南大將，全軍敗死，誰敢當鋒！吳兵怯懦，向不任戰，水師



第五十三回 黃公覆殉節九江口 張翼德驅兵采石磯

精銳，疊受傷，處處巢湖采石，不能呵成一氣。江北陸兵三戰灰滅，程普父子與周泰屯駐小峴，陸遜凌統嚴防。馬超更無餘力，兼顧上遊。趙雲乘勝進兵，勢如狂風，振籜直到濡須。凌統杜襲以陸兵二萬，水師萬人，駐守東西梁山。雲以孤軍轉戰辛苦，就在此地駐紮，候元帥命令進行。

那徐元直自督張飛一軍，出攻小峴，程普以勢力不敵，據險以拒，相持月餘，漢兵不能前進。張飛十分焦躁，累欲上前攻打。元直勸道：將軍不必心煩，孟起子龍兩軍必勝，程普退走不暇，我軍自可長驅直入，何必攻堅，以傷士卒！張飛不敢違令，耐心守着。却好馬超收了江北，飛騎報捷。元直大喜，令馬超領精兵萬人，由六合



入烏江，抄擊大峴山後路，使者星馳去了。馬超得令，自同馬岱、文  
騫提兵前來。

趙雲到了濡須，聞知吳兵尙駐小峴，令雲騭領兵萬人，與水師  
相輔，紮營濡須，自領萬人，循濡須水入昭關，來抄小峴後路。早有  
伏路小軍，飛報程普，普大驚道：「三方皆敵，後路全虛，若不速退，更  
無歸路矣！」急同周泰、程咨盡起防軍，乘馬超趙雲未至之先，棄了  
小峴，約會江湖水師，潛師夜走，却被向寵將濡須口堵住，水師連  
一個船也不能出來。程普帶領陸軍，與水師能陸戰者萬人，合四  
萬人，連夜望當塗方面退走。

後面徐元直晝夜隄防，程普逃走，一聽探馬報知，令張翼、馬忠



第五十三回 黃公覆殉節九江口 張翼德驅兵采石磯

關索、崔頌領第一隊，張飛、龐豐、龐豫領第二隊，無分晝夜，火速追趕吳軍。諸將得令，馬上起程，看看趕到烏江方面，凌統、杜襲，急忙帶領水師前來接應。只見烏江前面，馬超一支兵向前截住，後面張飛大隊亦到。趙雲乘凌統、杜襲去援助程普，與黃叙乘隙，一鼓攻下了西梁山要隘。

程普見軍事危急，提刀直取張飛，周泰便戰住了馬超，一步一步退到江邊，吳兵紛紛上船。陸遜領大隊水師，從隔江前來接應。徐元直下令軍中，一齊出馬，盡滅吳兵。兩路將官，盡行奮勇上前，將程普、周泰圍在垓心。周泰大吼一聲，衝殺出陣，程普跟着同行。漢軍陣裏文鴛，急放下銀鎗，曳起雕弓，一箭射中程普後心。張飛



趕上，復一矛刺翻程普，吳兵大敗。

周泰到了江邊，從岸上一縱，跳下本船，回船便走。程咨、杜襲率爲亂軍所殺。凌統、陸遜吩咐水軍，向岸上一齊放箭，反射傷了無數漢兵。元直卽命收軍。陸遜諸將將船停泊江南。元直令將受傷兵士，送至濡須大營醫治。吳兵死者萬餘，落水死者，無慮萬數；殺死江南大將程普父子及杜襲三人。

元直令張飛入西梁山安營，令趙雲與向寵分領水師，寵領水師萬人，去清巢湖。吳兵雲領水師二萬，以民船護馬超全軍。萬人渡江攻東梁山，直取當塗。趙雲馬超得令，兩個卽時進兵。雲與超約，俟雲與吳兵交戰，可急從上流竟渡。超應允。雲與黃叙入水師，





第五十三回 黃公覆殉節九江口 張翼德驅兵采石磯

吩咐將士，啓程前往，進攻吳軍。

陸遜聞知，急同凌統督兵迎戰，兩軍接近，血肉相搏，檣傾櫓折，江水爲赤。馬超乘闕，連檣急渡，半日工夫，完全渡過。馬超名震大河北，幾乎海內皆知，兵士過江，人無退志。東梁山吳兵，血戰經時，抵抗不住，棄山而走。馬超不去佔山，只一直追趕敗兵，乘勢攻破當塗，方才紮住，令軍士在岸上擂鼓助戰，東西梁山，盡是漢兵。陸遜凌統，兀自不退，只聽得探子飛報入船，言姜維因乘大兵在采石血戰，從揚州方面偷渡長江，襲取丹徒，殺了守將士匡丹。徒方面漢兵二萬餘人，俱向建業方面殺來。陸遜吃了一驚，又聽得當塗敗兵報道：馬超攻破當塗，全軍進攻建業。陸遜長嘆道：敵



騎。長。驅。大。江。無。險。建。業。之。危。如。朝。露。矣。急。令。鳴。金。停。戰。

趙雲見馬超全軍畢渡，不須苦戰，多殺士卒，亦將舟船約住。吳兵連夜退向建業，趙雲督水師隨後追趕。元直令張飛由采石磯渡江，與馬超會攻建業。張飛領令，立時督兵渡過南岸，會同馬超來攻建業。

你說姜維一支兵緣何過江？因馬超奉令領兵出烏江，將江北軍事全付姜維。姜維與李嚴商議道：主將去烏江，陸遜必以全力接應。程普下流江防，必虛，不如分兵乘隙去襲丹徒。丹徒一得，建業必震矣！李嚴稱善。姜維將江北防務交與李嚴，自領萬人前往，先以數百人拘集漁舟，乘着風雨，分次渡過二千餘人。維急令攻



第五十三回 黃公覆殉節九江口 張翼德驅兵采石磯

丹徒，蟻附而上，上得城去，一聲鼓噪，守將士匡，不知漢兵多少，冒昧出來，被姜維一刀宰了，睡手得了丹徒，正是：

伯約。瞻。如。雞。卵。夜。取。丹。徒。仲。謀。基。似。鴻。毛。朝。看。建。業。欲。知。後  
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王濬樓船蔽江而下，千尋鐵鎖，終古沉江，非杜預張華，決策終朝，恐一角斜陽，猶待爭持於晉壘橫樑之內，而先表其謀者，則羊叔子也。時則杜預出江陵，司馬出滌中，王渾出橫江，王戎出武昌，胡奮出夏口，王濬唐彬，浮江東下，陸路之兵計五，水路之兵有二，始告平吳，伊何其難。諸葛遺表於前，元直陳師於後，是羊杜不克專美其謀，而馬良蔣琪，帷幄交歡，既無異張華推枰而起，趙雲向龍順流飛渡，亦何異王濬橋櫓長驅，合水陸之兵，僅分三路出甌越之卒，別有三軍，雖上游下游，形異而戰局不同，而再戰再克，人物同而成功不異，滅魏及吳，抑何其易也。若彼吳會，乃又不然，



程普守小峴，黃蓋守九江，陸遜守江南，甘肅守江陰，凌統守濡須，周泰丁奉，程咨杜襲，名臣宿將，盡在行間。而甘肅死於亂流，丁奉死於亂箭，射陽河內，宿遷城邊，白骨已。是。峻。嶺。逝。水。尚。爲。嗚。咽。乃。黃。蓋。殉。於。潯。署。程。普。又。死。烏。江。周。泰。幸。爾。逃。生。咨。襲。同。時。死。難。前。後。覆。敗。死。亡。接。踵。陸。遜。凌。統。無。力。回。天。比。夫。一。片。降。帆。固。云。烈。矣。同。若。大。江。無。險。不。亦。哀。哉！則。知。『氣。運。雖。天。所。授。功。業。由。人。而。成。』羊。祜。之。言。千。古。不。易。又。何。有。於。洛。陽。青。蓋。之。警。唱。王。濬。樓。船。之。奇。功。始。見。金。陵。王。氣。黯。然。可。收。耶。

濡須有塢，東吳之所以拒曹，墮淚有碑，羊祜之所以拒陸，今向龍塔濡須之口，轉使舟師一船不出，馬超擊峴山之背，遂令三軍掩淚無歸，退走當塗，不名一戰。大峴小峴，東梁西梁，惟見吳兵血肉翻飛，江水爲赤，帆檣亂闕，山色猶青，無非戰以謀成，擾其後路，人因名奪，盡先聲耳。是故有塢有碑，則有鐵錐鐵鎖之思想，無塢無碑，則無大筏大炬之奇談。趙雲成偷渡之功，伯約集漁舟而至，風雨來會，石頭已危，則翼德采石一軍，平吳之功，應居一半也。使非元直手揮一羽，抗志雲霄，烏足慰先主之平生，而繼

第五十三回 黃公覆殉節九江口 張翼德驅兵采石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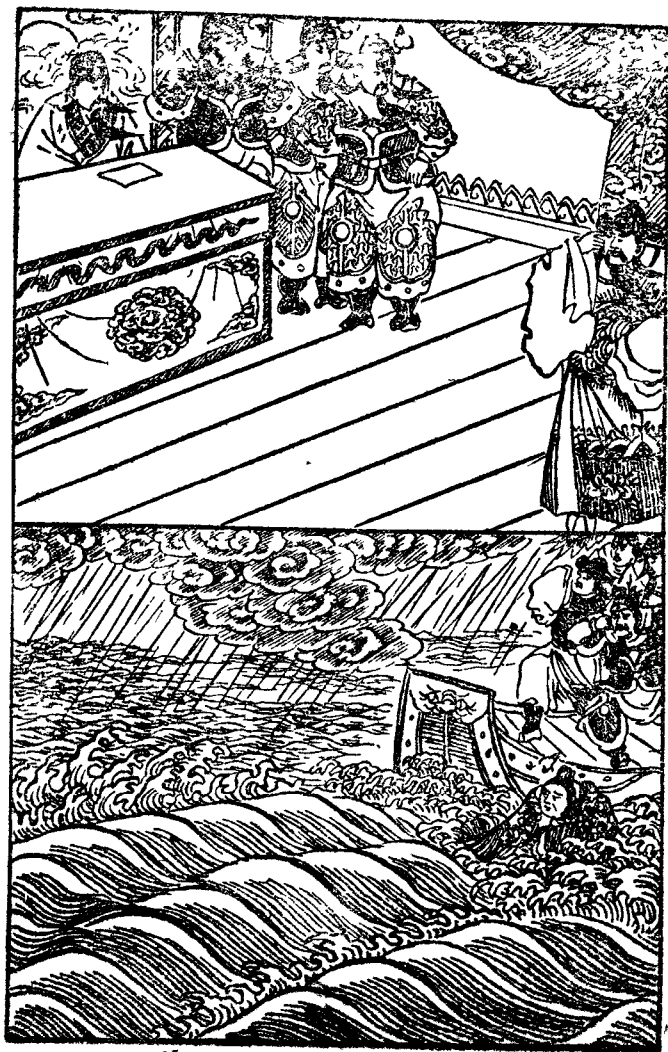
叔子之盛軌哉。

第五十三回

黃公覆殉節九江口

張翼德驅兵采石磯

第五十四回 白門鼓角將帥成功 黃海樓船君臣共命





第五十四回 白門鼓角將帥成功 黃海樓船君臣共命

## 反三國志

### 第五十四回

白門鼓角將帥成功 黃海樓船君臣共命

却說張飛由采石磯渡江，與馬超合兵，向秣陵關進發，圍攻建業。恰好向寵會合陸軍，將巢湖東吳水師，完全殲滅。徐元直令龐豐龐豫領兵萬人，駐紮巢湖西梁山一帶，鎮撫新降各地，令向寵督水師急赴九洲，跟隨趙雲，追擊東吳建業水師。水陸諸軍十餘萬，沿江東下，旌旗蔽日，金鼓喧天，夜間燈火照耀。長江又令馬



超率領本部軍隊，渡秦淮河，奪取句容丹陽，與姜維合兵，絕吳兵南竄之路。

吳兵一敗，不能復振，怎當得漢兵水陸環攻，三面合圍，兼之建業方面，自從孫策佔有以來，數十餘年，不見兵革，一旦聽得漢兵來到，萬分驚恐，城外人民，扶老携幼，逃避兵災，紛紛入城，四五日間，城中驟加十餘萬人，米穀柴薪，登時飛漲，又因江東自與荊州開釁以來，錢糧金帛，大半耗竭，民間蓋藏，所餘無幾，城中形勢，日見危急。

陸遜周泰凌統諸將，督率水陸將士，分頭守禦；孫亮盡出宮中金帛，以犒士卒，建業人民，世受孫氏撫育之恩，相率登陣助守，只





第五十四回 白門鼓角將帥成功 黃海樓船君臣共命

是外援盡絕，城中糧食，不能支持。孫亮即時召集先王老臣張昭、顧雍及陸遜諸將入府商議，只諸葛瑾因爲孫匡所譖，被吳軍監視，不能與議。

當下東吳大小文武官吏七十餘人，齊集吳王府中。孫亮流涕言道：孤承先王付托之重，不克負喪師失地，兵臨城下，欲戰不能，求援無望，三世相傳之基業，誠恐一敗無遺，諸卿有何良策，可救危亡？

張昭道：主公！漢室重興，中原底定，曹氏早亡，今幸存者獨江東耳！然而兵敗將亡，江淮南北，勢成瓦解！頃聞甌越八閩，皆爲趙雲部將所得，我之所有，僅建業一城，漢兵水陸圍攻，勢燄方張，其誰



能敵？依老臣愚見，不如開城納款，猶爲上策。漢中王倫念婚姻之好，或令主公復紹先王之封，亦未可知。既可免生靈塗炭之災，又可延國家將墜之緒，猶勝於憑城血戰，終歸撓敗也！

一言未畢，周泰抗聲說道：子布之言，真亡國大夫之言也！泰隨先桓王與先王大小數十戰，未見兵敗投降，而可自全者！我與荊州，既絕姻好，已成仇敵。數年以來，淮徐江漢之間，伏屍盈野，流血盈川，非我滅劉，卽劉滅我，勢不兩立。何能幸存我兵，雖敗帶甲之士，尙數萬人，不如收合餘燼，背城借一，勝則固足存國，不勝當與國偕亡。又何必忍辱偷生，令先王抱恨於九泉也！

周泰言時，鬚髮皆豎，目眦盡裂，一席話說得激昂悲壯，義憤填



第五十四回 白門鼓角將帥成功 黃海樓船君臣共命

胸。所。有。將。士。齊。聲。響。應。皆。願。效。死。一。戰。孫。亮。不。能。自。決。回。顧。陸。遜。道。伯。言。以。爲。如。何？

陸遜答道：子布之言，固不足取。周將軍之論，亦未三思。先王之時，以青兗徐揚四州之兵力，徐呂甘韓諸將之謀勇，撫魏室之遺臣，以與諸葛亮相持於山東，大戰數十卒，成蹉跌，殆天意所歸，難以人力爭也。今師徒撓敗，軍氣不振，卽令再戰，亦敗而已。何能勝也？漢兵屢勝之勢，水陸相輔而進，猛將如雲，謀臣如雨，雖桓王復生，亦不能守此孤城。况主公乎！臣聞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天既興漢，不能與逆。以臣愚見，不如棄了建業，以戈船載戰士，由海道入南粵，阻嶺嶠之險，用夷獠之衆，獵山海之富，盡舟楫之利，師倣



趙佗以存先王之祀，差爲可耳！

衆文武聽得此言，有主安土重遷者，有主死守者，有主求降者，紛紛不一。孫亮道：「伯言所見甚是，孤意決矣！」卽時哭別祖廟，携了祖父神主上船，令陸遜先去整理舟楫，撫慰將士，令文武將吏願從去者，卽赴舟上，衆文武去留各半。

諸葛瑾聞得此信，囑其子恪道：「我受孫氏三世厚恩，義同生死，雖受讒言，亦無所怨。汝在家中存先人一脉，漢兵雖至，決不令汝爲難。恪牽衣哭泣，瑾絕裾而去。來到孫亮船上，亮流涕道：「卿忠懇一至此耶！我負卿矣。」顧雍步騭諸臣陸續至者三十餘人，只不見張昭來到。亮道：「子布受先王知遇，何圖一至於此！」陸遜與周泰凌



第五十四回 白門鼓角將帥成功 黃海樓船君臣共命

統率領水師，在後抵禦，自奉孫亮及宮眷文武諸臣，乘夜泛舟先發。

次日日中，周泰、凌統、侯孫亮去遠，拔隊起程。趙雲向寵聞知，督兵隨後追趕，趕到海口，將船泊住，候元帥將令出海再追。

建業城中無主，張昭率餘存文武，閉城迎降。張飛、馬超、姜維，整旅入城，都因徐元直有令在前，不准騷擾居民，不准侵犯孫氏墳墓，不准焚搜衙署官府，各軍分城駐紮，露營住宿，軍民交易公平往來，真個市肆不驚，秋毫無犯。

衆將屯兵已定，飛迎元帥入城。徐庶至吳王府，坐定，令有司簿記府中器物，俱送洛陽，一絲不苟，積存金帛，分賞將士。張昭來見，



面頌漢中王功德，元帥威靈。元直笑道：「足下乃孫氏三世老臣，晚節不終，九泉之下，何面目見吳桓王也？」昭大慚，回到家中，自縊而死。元直一面令人飛報捷音，一面召回趙雲，令領陸軍與馬超分兩路去定東吳各地，沿海駐兵，防吳軍內犯；令向寵將水師分布海口，及沿江各要隘，諸將領命，分頭自去。

元直又令張翼關索去訪諸葛瑾，以副先帥遺命。二將遵命，輕車減從，前去尋訪，到了諸葛瑾門首，令人通報。諸葛恪迎接二人，入內坐定。茶罷，二將問起原因，才知諸葛瑾已隨孫亮入海。二將將來意說明，請諸葛恪一同至府，謁見元帥。恪以元直係父執長者，只得同二將前往，上前參拜。元直親自扶起，見恪英爽，頗為欣



第五十四回 白門鼓角將帥成功 黃海樓船君臣共命

悅，便問尊君何往？恪以實對。

元直歎道：子瑜忠義之士，固不能隨子布出降也！賢姪可留住幕中，襄理機務。恪頓首流涕，道故主出亡，死生未卜，嚴君隨侍，安否未知。中夜屏營，寸心如割。元帥雖弘覆載之仁，賤子不敢從左右之列。幸得安故居，奉先人遺祀，則感激無地矣！元直感恪誠意，不覺喟然歎道：吳得其虎，豈虛言哉！但恨孔明不見此子耳。隨以銀米，遣二將送恪回故居。自上表奏知漢中王，言子瑜隨孫亮浮海出亡，諸葛恪守義不出，已優爲安置云云。

元直以孫氏據江東數十年，尙無不仁之政。其刺史守令，才可用者，卽就用之；諸孫宗族，等於齊民。吏士不得無故相擾，呈啓漢



中王，免江東人民全年租賦，以恤兵災。又因孔明遺書，有令趙雲督徐揚之議，令將吳王舊有宮室，僭侈過制者悉剷除之。軍將吏士衙署有毀壞者，官爲修葺，以待雲歸。令飭淮徐守土官吏掩埋戰士遺骸。元直坐鎮建業，一務寬大，與民更始，兵力四布，奸宄逃匿，吳兒木石之心，便又歌頌昇平了。

一二月間，趙雲馬超先後回報蕩平各地。惟馬超軍隊，多係西涼關隴土著，江東地濕，不甚相宜。元直留雲鎮撫建業，令超出屯淮北，休養士卒。馬超領命，謝過元直，別了子龍夫婦，留姜維文鸞在建業協助趙雲，自同馬岱引領全軍，並妹子雲騾所領馬隊五千，即日渡江，出屯淮北。雲長在許昌，聞知建業大捷，遣人馳賀。元





第五十四回 白門鼓角將帥成功 黃海樓船君臣共命

直子龍，崑使答謝。

恰好立德在洛陽，病勢日加沉重，聽得蕩平吳會，精神爲之一振，手令雲長率關平諸將還洛，移元直鎮許昌，令翼德先回洛陽，後赴幽州，留趙雲守建業。徐庶張飛奉到手令，將江東防務，悉交趙雲主持。徐庶率張飛全軍渡江北上，到了許昌，留張飛全軍駐此，以便將來北赴幽州。雲長將許昌一應事宜，交付元直，自同張飛督關索關平周倉三將，馬步萬人，回鎮洛陽。

本來龐士元馬幼常以江南底定，漢業中興，分頭致書雲長元直翼德漢升子龍孟起孝直諸牧伯將帥，請漢中王早正大位，各方面復書一致贊成推戴。無如漢中王病勢有加無已，日益沉重；



兼。之。北。邊。時。有。曹。彰。入。寇。之。謠。沿。海。各。地。間。復。喧。傳。孫。亮。大。舉。內。犯。雖。未。見。動。靜。尚。未。能。高。枕。無。憂。龐。士。元。內。參。大。政。外。戡。民。訛。力。請。玄。德。召。雲。長。入。洛。鎮。懾。人。心。

玄。德。以。己。病。日。加。難。望。痊。可。王。孫。年。幼。輔。佐。需。人。雲。長。忠。義。性。成。患。難。相。共。孔。明。一。死。諸。將。推。服。者。僅。有。雲。長。便。依。士。元。所。請。令。雲。長。領。兵。入。衛。又。以。江。淮。新。定。許。昌。縮。轂。中。原。非。得。威。望。素。孚。之。人。不。足。以。資。坐。鎮。徐。元。直。與。諸。將。共。事。多。年。新。立。大。功。海。內。屬。望。故。移。元。直。來。鎮。許。昌。夾。輔。畿。甸。而。令。子。龍。坐。鎮。建。業。假。其。威。望。以。防。東。吳。遺。臣。舊。將。死。灰。復。然。又。以。桃。園。結。義。異。姓。兄。弟。三。人。翼。德。久。在。行。間。爲。國。宣。勞。病。中。思。念。亟。欲。一。見。故。令。其。將。兵。隊。留。駐。許。



第五十四回 白門鼓角將帥成功 黃海樓船君臣共命

昌爲將來遵行諸葛元帥四大軍區計畫，率隊北赴幽燕之預備；張飛本身，率領親軍小隊，隨雲長入洛覲安。

關張將次至洛，玄德早命馬謖同王孫劉謀，出城迎接。雲長深知玄德用意所在，急與翼德下馬參謁，稱臣致禮。王孫深致不安，稱名慰問。雲長見王孫英武有禮，心中懽喜，隨同入城。士元已在城闈迎候，相見喜慰。四人簇擁王孫，同至漢中王府問安。至府又有劉理出來迎接，引導諸人至偏殿更衣少息。由黃門宣入偏殿。玄德扶病起坐，宮監兩旁扶掖，形容憔悴，顏色枯槁。雲長翼德向前參拜，玄德點頭，令劉理扶起，與龐統馬謖左右列坐。玄德太息道：二弟勞苦孤不意與二弟仍得相見。雲長道：主公善自調攝，



何必過爲悲悼！玄德道：二弟孤豈不知自愛，但以天理窺之，孤與曹操孫權分爭天下，藉祖宗福蔭，諸將苦辛，遂得光復漢祚，統一寰宇，二雄早亡，孤其能久！二弟與士元諸君善輔王孫，可耳！劉謙遍拜諸人道：此子幼而失父，今以累諸卿矣！雲長與諸人俯伏答拜道：臣等願竭股肱之力，以報知遇之恩。玄德稍停道：自今朝政事無大小，民政一委士元，軍事一委雲長，同心協力，以安天下。二人頓首受命。

玄德又顧謂翼德道：三弟！頃聞曹彰入寇，北邊震動，曹彰爲操之愛子，剛果英鷲，鮮卑所畏，有李典以爲之輔，藉外力以亂內，魏文長恐非其敵，本擬令孟起前往，以其勞苦功高，宜資休養，又江



第五十四回 白門鼓角將帥成功 黃海樓船君臣共命

淮要地，亦宜鎮懾；孔明遺書，以三弟與孤同爲涿人，人地相宜，三弟明日可同幼常至許昌，分兵三萬，前往幽州。飛答道：請俟主公病愈，再往不遲。玄德道：孤病不知何日始愈，三弟先去，爲孤減却憂心也！張飛再拜受命。四人方欲出宮，玄德道：士元可彙列諸將功勛，以便議酬庸之典。士元領命，拜辭出府。

到了次日，士元傳出漢中王旨意，承制授張飛爲都督冀幽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馬謖爲幽州刺史，監冀州牧幕府事。二人入宮謝恩辭行，卽日就道。到了許昌，見過元直，分兵三萬，從馬超部下調回張苞，從元直部下調了張翼馬忠二將，星夜前往幽州。不日到了，魏延王平張嶷俱來謁見，張飛傳述漢中王旨意，慰勞



諸將，設宴款待，諸將謝過，各回防地去了。

洛陽城裏，龐士元與雲長商議道：大王命統彙叙諸將功績，以便酬庸，但諸將位高，非分茅胙土，不足以償勞動，而分茅胙土，又非俟大王正位後，不可以統愚意，不如將此意分告諸將，令其稍候，俟大王病愈正位後，論功行賞，爲有光榮也！雲長稱善，立即派人分致諸將，大眾都不約而同，遵命辦理。誰知玄德病勢却一日緊上一日，二人十分憂慮不提。

却說乘桴浮海的東吳君臣，自從出了海口，揚帆直向南粵出發，起初二日，到還風平浪靜，沿途在海濱上打聽土人，言會稽各地，已爲漢兵所得，東甌閩越，消息不通，君臣在舟中，相對歎息。



第五十四回 白門鼓角將帥成功 黃海樓船君臣共命

行了十餘日，那一日將到舟山海峽，忽然間天上一點烏雲，掩映日邊，霎時颯風大起，白日無光，海水壁立，白浪滔天，有如山倒湧入船艙。東吳水師船隻，攏岸不及，一頓飯工夫，自相撞擊，沉沒了數百號，餘舟亦自相顛播。

孫亮在大船上，焚香禱告道：若孫氏不亡，卽時風息，若天亡孫氏，夫復何言！祝告已畢，只見空中忽然現出日光，風勢略止，左右諸臣皆呼萬歲，却又作怪，一霎時風又大起，波浪更甚於前，從行船隻所餘無幾，孫亮大慟道：天既亡我，何必更累生民！舉身一躍，投入海中。陸遜、周泰、凌統、諸葛瑾、顧雍等，一齊慟哭道：臣等冒死相從，欲以延先王之祚耳，今幼主如此，何忍獨存！相率投海自盡。



宮眷將卒四五萬人，一齊俱盡。

一時雨止風息，天空如鏡，剩下一二十隻船，人人頭昏眼花，六神無主，被水漂流到錢塘江附近來了。衆人悠悠醒轉，已被岸上守兵得知，飛報守將廖化。化命將船扣住，叫衆人上來問話，問知原因，化亦爲之惻然，仍命衆人前去打撈尸首。

不過一日，江上守兵報稱江邊浮屍無數，互相連屬。化命人撈上，吳兵認得是孫亮諸人屍首，無不痛哭。化命人擇取上好棺木衣衾，將諸人香湯沐浴，分別成殮，飛報趙雲。雲令諸葛恪前往迎取回來，仍用王禮將孫亮葬入孫權塋側，從死諸臣，准其祔葬，並許人民哭臨。正是：





第五十四回 白門鼓角將帥成功 黃海樓船君臣共命

素車白馬，前胥後種之潮。畫鷁餘皇，西越東吳之影。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金粉六朝，同都建業，石頭千載，孰建金陵。伊古以來，王師之會於城下者屢矣。元明而后，始定燕京，遂使王氣銷沈，人忘南渡。帝京黯黯，月冷秦淮。今日者鼎革慶成，山河民主，恢宏故物，復我漢京，始得拜國父於鍾山，奠國都於遺命，而北伐功成，固又以克復金陵爲大彰天討也。何白門鼓角作者，乃定一統，以中興漢室，早成書於革命中斷之秋哉！謂非預言嘉識，同於受命之符，蓋不可得實亦人心思漢，全民所歸，因不覺於游戲文章，假諸葛而發抒孤憤，削平吳魏，再造家邦，意若軍閥之流，不過操懿耳。若曰崇拜英雄，作者且深悲諸葛矣，是豈有故襲故瀆，而自陋陋國之意乎哉。若謂以帝制爲宗，則又未知作者固以造時勢自命者也，寧有此冬烘頭腦而不識時勢之義乎哉！言諧近巧，巧乃無間，惟其無間，斯乃不得間之也。



孫皓出降，孫策之所痛心也。降於司馬，作者尤深惡之。今若仍寫出降，非所以寫孫亮之英明也。且不合翻案之義。於百忙中寫一張昭，生不出於勸降，又百忙中寫一諸葛瑾，死不負於孫氏，以有陸遜從海之策，孫亮哭廟之亡，黃海樓船，君臣遂歸同盡。意若曰：與其至孫皓而出降，不如早亡於孫亮，庶或戰而不勝，終必如此以死可矣。似此立論，亡吳桓王之目其瞑，作者於三國英雄雖死，亦不忍絲毫屈辱，抑至如是而設朝定議，即大翻舌戰羣儒之案，映帶寫來，又甚顯然。並以「哭祖廟一王死孝」寫於孫亮補翻後案，毋乃變幻甚奇也。卒使天地晦冥，波濤山撼，牽衣入海，潮落錢塘，東吳之亡，遂以桓王而生色，不異於崖山帝昺，南宋君臣！夫始知作者意在南枝，蓋始終惡胡悲漢，革命思想，常縈腦際，故至有是比附焉。若諸葛義同生死，乃寫吳得其虎，張昭有覲面目，無非欲令自裁，筆底餘波，則又盡將蜀亡慘狀，一一報之於吳耳。吳會雖平，僅使先主精神一振，而病勢日加沉重，終不救於一己之亡身，言外餘音，尤令人低徊於先主仇吳至亡，仍屬無益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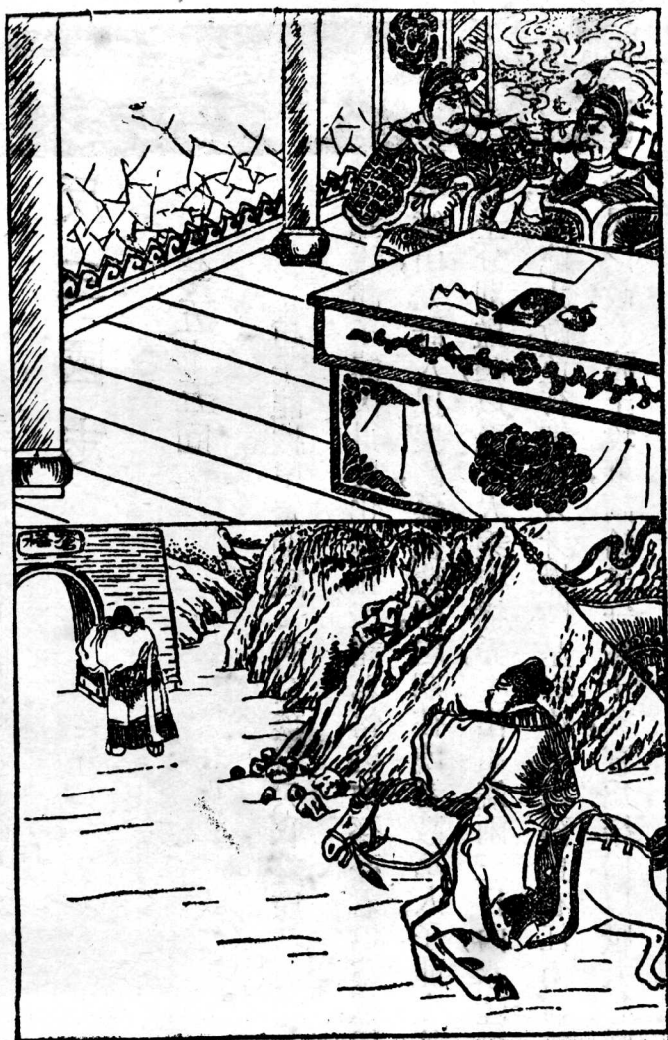
第五十四回 白門鼓角將帥成功 黃海樓船君臣共命



第五十四回  
白門鼓角將帥成功  
黃海樓船君臣共命



第五十五回 趙子龍按甲定閩甌 蔣公琰督兵收交廣





第五十五回 趙子龍按甲定閩甌 蔣公琰督兵收交廣

## 反三國志

### 第五十五回

趙子龍按甲定閩甌 蔣公琰督兵收交廣

却說趙子龍因得廖化呈報，派諸葛恪迎取孫亮君臣靈柩，歸葬鍾山，允許人民哭臨，孫氏舊臣，屆期往臨者數萬人。子龍令飭將士分別監護，以免奸人乘機播弄，生出事端。兩三日內，水陸嚴防，如臨大敵，直待葬後，方才撤防，呈奏洛陽，以孫氏在江南尚無虐民之政，其諸王坟墓，請給予守塚十家，官爲祭掃，以厭人心。



士元與雲長復書子龍，依議辦理。

其時會稽閩中各地，孫氏遺臣，糾合各處山賊，乘機竊發，騷擾居民，互相喧動，聲言爲孫氏復仇。嚴壽黃武廖化三將，將上項情形，飛報建業。子龍與姜維文鸞，商議發兵前往收捕。

姜維道：閩新定，伏莽尙多，鼠竊狗偷，假借名號，而實際則枵無所有，若靜以鎮之，烏合之衆，不能持久，進無所得，決然潰散。從而捕治，一縣吏之力，足以制之。若大發軍將，則風聲所播，必有響應而起，徒令節制之師，疲於奔命，千金之弩，不爲驘鼠發機。彼在全盛之時，有江山之固，兵甲之利，我以輕兵臨之，如秋風之掃落葉，寧能於此時，更有大舉耶？訛言繁興，在危邦則可危，在興邦則



第五十五回 趙子龍按甲定閩 蔣公瑛督兵收交廣

朝露耳以維度之請飛飭三將督兵守險靜以待之而大閱建業之兵以預備徵發一月之後必無事矣。

子龍前席聽姜維所說利害洞徹聽得出神拊維背道伯約何料事如神一至此耶！即就案作書分飭三將依維策施行自己即日與姜維文鴛戎服乘馬大閱屯駐建業各軍又于玄武湖簡閱水師軍容焜燿盛極一時。

嚴壽黃武廖化三將奉到都督手書各加戒備那些山寇那裡有甚麼遠志劫掠些村舍擄搶些金帛聽見建業大兵將至果然如鳥獸而散不到一月瓦解冰消三將報知趙雲雲大喜再令姜維前往督飭三將分遣精卒聯合鄉兵四出搜捕山寇斬殺無算



又經過好幾個月，方才全體肅清。姜維凱旋來建業，子龍自同文  
鴛出郭迎接。維囊韉馬前，參謁如禮，軍民瞻仰，莫不整肅。三將回  
府，設宴相慶，遣人飛報洛陽不提。

且說蔣琬屯兵零陵境上，召集精兵五萬餘人，養精蓄銳，積草  
屯糧，自奉到漢中王令旨，統兵進收交廣，即日召集蔣珪周翼黃  
英張盛吳郁陳南六員大將，商議進兵。蔣琬自據中坐，請六將左  
右分列。琬抗聲說道：頃得江南捷報，趙子龍將軍蕩定江東，檄平  
閩浙，翼德君侯，出守幽州，三分天下，已歸一統，獨嶺南交廣，尙未  
賓服，琬以不才，荷漢中王股肱之寄，總零桂之軍，專南征之任，願  
與諸將，共此功名。諸將一齊聲諾。

第五十五回 趙子龍按甲定閩陝 蔣公琬督兵收交廣





第五十五回 趙子龍按甲定閩甌 蔣公琰督兵收交廣

蔣琬又道：五嶺以南，古稱瘴域。吳兵踞守二十餘年，彼以江南下濕之區，吳越柔脆之士，尙能長駕遠馭，震蕩夷蠻！我據零桂之門戶，奮甌越之輔車，乘百戰之聲威，奉中興之大號，皇威所指，宜無不行。但道路迢遙，山曲叢疊，宜如何斟酌審慎，以策萬全。諸將久在行間，熟知地利，願聞明教，以作導師。

周翼啓道：主將上奉明令，削平交廣，博采衆議，以利軍行。翼聞古人有云：「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兩強皆滅，六合同風，獨桂林九郡，尙爲吳守，一則道遠無聞，二則守臣自利，大兵猝臨，自當瓦解。爲今之計，主將宜檄豫章、東甌、閩越各地守將，盛兵境上，以疑敵軍。令桂陽太守遣一將將數萬之軍，越騎田嶺，以趨番禺。爲



東路主將自領大兵，由零陵以趨桂林，以入蒼梧爲南路，兩路合兵，聲勢十倍，嶺南旣平，交趾自可傳檄而定。

蔣琬聞言大喜道：將軍之言是也！卽拔令箭一枝，令周翼領大兵一萬，從郴縣出平石，由曲江韶關以達番禺；黃英赴桂陽見董太守，徵兵萬人，爲第二隊，東道之事，悉以相委。二將領令，分兵前去。蔣琬令蔣珪領兵二萬，爲前部先鋒，陳南爲副，由全縣直取桂林；自同吳郁張盛由道縣出灌陽，沿桂江以取蒼梧，三路人馬，六萬餘人，浩浩蕩蕩，直向兩粵邊境殺來。豫章東甌閩越各將吏，奉到檄書，各盛兵境上，聲勢大振。

那時節番禺太守虞翻早已去世，臨沒之時，喚兒子虞汜等七



第五十五回 趙子龍按甲定閩 蔣公琰督兵收交廣

人至前道我死之後，吳王必令汝嗣職，遠觀乾象，近徵人事，漢室必再中興，江東王氣已盡，汝輩不可逆天行事。桓王之子孫英將來此弔唁，汝輩便可留之，漢兵一至，汝輩可率部屬舟師泛海至婆羅島，闢土殖民，爲先王延一脈之祀。漢兵得了番禺，必窺交趾，交趾既得，漢兵於願已足，汝兄弟可整頓兵威，懷柔夷獠，令江東舊物海外長存於漢，無妨於國有利，審時度勢，慎之慎之！七子含淚頓首受命，言罷氣絕，七子痛哭成殮，報入建業。

孫權聽得虞翻身死，心中傷感異常，果然不出虞翻所料，令姪兒孫英，同着周循、太史亨，前來番禺弔唁，順視番禺各地防務，卽以翻四子虞汜接任番禺太守。孫英三人到了番禺，致唁已畢，令



虞汜視事。虞汜因父親遺命，主上重恩，不可強違，墨經受任。孫英三人自向交趾九真日南合浦象郡蒼梧桂林儋耳珠崖各地巡視。

孫英一行人去後，虞汜密令五弟六弟七弟，率領樓船甲士，浮海至婆羅洲，脅服島夷，建立宮室，招集商賈，開闢土地，沿海州縣流民鬻集，三人恩威並用，僑民土著相安無事，飛報虞汜得知。虞汜正自歡喜，恰好孫英諸人巡視已畢，回至番禺，那建業失陷的敗報，亦已轉到。孫英號陶痛哭，登時瀉着虞汜出兵報仇，周循太史亨少年氣盛，一致主張血戰。

虞汜將三人引至密室，把父親遺囑取出，與三人觀看。孫英看



第五十五回 趙子龍按甲定閩 蔣公瑛督兵收交廣

罷，做聲不得。周循道：事已至此，即合九郡，未必能敵漢兵，不如從虞太守遺囑，浮海以存國脈，猶爲上策。太史亨、虞汜同聲贊成。

四人商議未定，只聽得探馬報入府堂，漢兵大將周翼領兵三萬，來至曲江；蔣珪領兵三萬，來攻桂林；蔣琬領兵三萬，來攻蒼梧；贛、閩各境，俱已動兵。孫英仰天歎道：江東霸業，一日消亡，東南半壁，竟無寸土！不覺淚隨聲下。

周循勸道：虞太守既已前知，此時更無庸再議，即請太守整頓舟船，伺候虞汜道。已經齊備多日，但我輩既屬吳臣，今日即尊小侯爲主，三人同聲俯伏拜謁。孫英揮涕扶起三人，道：國破家亡，尙何君臣之有？天命如此，所望諸君相從，無失耳！三人流涕拜謝。



孫英又道：我等既決然遠去，何必徒苦生民，可傳諭州縣，望風迎降，爲先王留餘愛於人民可也！虞汜道：謹遵主公台命，卽飭令傳諭所屬各州縣，漢兵到處不許迎戰，一律降附，以免兵災。將父親手諭貼在大堂上面，自己收拾府庫財物、兵甲器仗、絲絮棉帛、百工技藝、書籍圖畫符節、旌麾裝載海船，曉諭人民願從者聽合。兵吏數萬人，奉了孫英，棄了番禺，渡海望婆羅州進發。

孫英等海船到了洲前，虞聳三人迎接入內，謁見孫英。周循建議，改稱婆羅國王，以避漢兵耳目。孫英依議，卽日改號，以周循爲左丞相，虞汜爲右丞相，太史亨爲太尉，虞汜兄弟各任要職。東吳舊臣子弟，聞知孫英在海外建國，紛紛前往投效。虞汜周循以次



第五十五回 趙子龍按甲定閩 蔣公琰督兵收交廣

擴充各島，到也日興月盛。只無奈漢兵強盛，守禦堅固，只好在海外獨立，保全桓王一脈罷了。這完全是後話，表過不提。

如今且說周翼領兵來到曲江，勢如破竹，兵不血刃，東吳城鎮，望風迎降。不上一月，全軍到了番禺，在大堂上看見虞翻手諭，心中暗自驚訝，一面安輯地方，一面令黃英據守番禺，自領五千人來會攻蒼梧。

那蒼梧太守，正在憑城死拒蔣琬，却聽得番禺失陷，周翼從背後殺來，前後受敵，只得開城投降。蔣琬得了蒼梧，看見周翼來到，不覺駭然。周翼將始末原由說出，蔣琬大喜，自駐蒼梧，令周翼領張吳二將，配兵萬人，撫定日南九真儋耳珠崖合浦諸郡。就在那



時間，蔣珪亦得了桂林，留陳南鎮守，自領兵萬人出邕南，以徇交趾。捷報到了蒼梧，蔣琬由蒼梧來到桂林，令陳南領本部萬人前去邕南，接應蔣珪。

自古道：「只有錦上添花，那有雪中送炭。」要算天下第一個會湊趣的，就是玉皇大帝，那將興的國家，他便特別的奉承，那將亡的國家，他便特別的糟塌。什麼日月合璧，五星連珠，昆陽風雨，滄沱冰凍，祇要可以巴結的地方，他老人家便無微不至，極其奉承；什麼山崩川竭，水旱兵戈，崖山波浪，錢塘潮汐，祇要可以糟塌的地方，他老人家無不應有盡有，惟力是視。

此刻漢兵剿滅魏吳二敵，兵發南中，從來所說的瘴癘之區，蠻





第五十五回 趙子龍接甲定閩贛 蔣公瑛督兵收交廣

夷。之。域。及。平。蔣。琬。大。兵。一。到。却。到。人。馬。平。安。風。雲。輻。輳。天。意。如。此。人。力。難。回。所。至。之。處。守。城。將。吏。無。不。解。甲。投。降。卽。有。一。二。抗。拒。王。師。者。不。過。稍。延。時。日。終。歸。失。敗。那。素。來。毫。無。名。望。的。偏。裨。將。校。到。了。此。時。都。也。智。勇。煥。發。措。施。裕。如。嶺。南。九。郡。不。到。三。個。月。一。律。盪。平。蔣。琬。遣。人。馳。報。洛。陽。自。己。易。置。守。吏。安。撫。居。民。從。民。間。搜。出。劉。璋。父。子。羈。管。候。命。正。是：

狗。屠。得。志。盡。是。公。侯。龍。氣。所。鍾。自。多。卿。相。欲。知。後。事。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寫姜維籌度東吳遺民，山盜竊發，一段文字，此爲與邦所必有之事故，亦惟龍與功臣所善策之良謨，而不知作者正追懷於羊叔子綏帶輕裘，乃以趙雲竊



比相映一寫，方爲翻得乾淨，不留點墨。可見武成告定，良佐安邦，欲靖伏莽之假名，全憑鎮靜之一道，亂極思治，人心已非，一播風聲，反成疲命，大閱以臨之，可不必多事於監殷也。則叔子以德懷人，不戰而勝，吳於未定，伯約以靜安民，豈非不戰而懷吳於已定歟。後文復將錦上添花，雪中送炭，寫出玉皇大帝一段妙論，以闢天意爲無上荒唐，直從地下英雄，罵到天上神鬼，雖九霄亦應絕倒。究竟何處有一點游戲筆墨？又何處非一概游戲筆墨乎。

子龍解甲，已定閩甌，公瑛督兵，出收交廣，此皇輿之一統，却功蓋於三分，真可比迹。秦皇追踪漢武，不謂孫英前往一弔虞翻，亦大存吳祀於海外，則與明亡痛史，誠何以異？是作者既以昭烈發皇秦漢，又收福王唐王桂王餘烈入三國中，而以虞翻子孫存鄭芝龍成功等輩，上下千古，惟武功忠義之是彰，心乎明末遺恨，耿耿不忘，則本書卽署爲三國革命史，亦何不可！

第五十五回 趙子龍按甲定閩甌 蔣公瑛督兵收交廣



第五十五回

趙子龍按甲定閩甌

蔣公琰督兵收交廣



第五十六回 樓桑村樹萎隕真王

柳城塞秋高寒敵騎





第五十六回 樓桑村樹萎隕真王 柳城塞秋高來敵騎

## 反三國志

### 第五十六回

樓桑村樹萎隕真王 柳城塞秋高來敵騎

話說蔣琬蕩平嶺南九郡，自屯桂林，駐軍待命，一面飛章報捷，捷報到了洛陽，漢中王的病，已是氣若游絲，骨如柴立了。龐士元與雲長商議，即令蔣琬都督交廣諸軍事，以資熟手，而靖地方，從征將士，令蔣琬列敘功績，以便升賞。使者方才去了，忽報張都督使者到來，二人喚進府堂，使者上前參見，呈上翼德手書。雲長接



過一看，上略云：

弟奉命出赴幽州，還經故里，樓桑村大樹，一夕而隕，里中父老，莫不驚訝。昔鄭穆刈蘭，遂辭塵世，此村大樹，上應眞王，懼於今上有所不利！弟本欲馳還洛陽，以曹彰有南犯之訊，是以過入防地，布置一切云云。

雲長看罷，不覺色變，卽忙遞與士元觀看。士元看罷，屏開左右，低聲對雲長說道：君侯！你看主公病勢，日益沉重，所有名醫，盡皆束手，萬一不諱，當有所預備，以免倉卒之患。

雲長太息道：三弟手書，言樓桑村大樹，無故自殞，想當年關某自河東路出涿郡，邂逅今上，與三弟結義桃園，共破黃巾，亦曾聞



第五十六回 樓桑村樹萎隕真王 柳城寒秒高來副駱

父老言及自從主公出世以後，此樹日見葱蘢，有相士言：此樹童如車蓋，大似昔年光武皇帝南陽白水佳氣鬱葱。後來曹操囚彼兵，屢敗爲華歆所惑，遣人去伐此樹，以爲壓勝。未出許都，黃霧四塞，此人行至中途，無病而死。曹操也就忘懷其樹，遂得保全。越發茂盛，據本地鄉人傳述：世子未被刺之先，此樹被風吹折一枝，卒有江陵驛之事，今無故自殞，決非吉兆！又孔明未死之時，南陽草廬中棟傾折，天人徵應，往往憑於事物。主公飽經患難，病入膏肓，菁華既竭，恐難卽愈！縱有不測，王孫名分已定，某與士元同心輔弼，子龍在江東，孟起在淮北，翼德在幽州，孝直在益州，元直在許昌，公琰在桂林，關隴又安，淮徐無事，當不至發生何種禍患也。



龐統答道：君侯所言，自是正論，但以統愚意觀之，似宜令小將軍督重兵屯駐郊圻，肅清地面；令太僕麋竺、太常許靖擇南山良材，以作梓宮，速加髹漆，用備不虞；令秦司徒教導王孫，可逐日入侍湯藥，又壽陵亦宜預定，以防萬一。

雲長連聲道是，即時傳令，令關興領部兵萬人，馬岱領兵萬人，入衛京畿；調文鴛入洛，代行司隸校尉，保護治安；令麋竺許靖速備梓宮，令曆官簡雍于龍門山省視壽藏，兼營造陵寢；又從墓廬中起復諸葛瞻，領羽林飛宿衛宮禁；令秦宓侍王孫，日夕侍疾；諸事分撥已定，一月內外，俱已就緒。

玄德病已大漸，自知不起，令內侍扶掖，御寢宮，宣大司馬驃騎





第五十六回 樓桑村樹萎隕真王 柳城寨秋高來敵騎

將軍漢壽亭侯關羽，大司空龐統，大司徒秦宓，襲瑯琊王領宿衛軍事諸葛瞻，入受遺命。玄德北首南向，王孫東向立，王次子劉理西向立，雲長等入拜牀下。玄德領首令起，雲長等起立北面。玄德太息道：孤病已不可爲，王孫年幼，諸卿幸善視之！令王孫再拜。雲長等還拜不迭，匍匐啓道：臣等願竭股肱之力，肝腦塗地，以護王孫也。

玄德點首，稍停更言道：孤流離新野，幸景升假我荆襄，遂成大業，琮姪長成，可令作徐州守也。雲長等應諾。秦宓跪御榻前，伸紙記載。玄德再問士元道：公琰啓奏，季玉現在何處？統奏道：現在嶺南，避匿民家。玄德道：孤昔因利便，兄弟稱兵，耿耿此心，不忘寤寐，



可。詔。赦。季。玉。前。罪。封。華。陽。侯。奉。益。牧。之。祀。留。住。京。師。但。奉。朝。請。可。也。雲。長。等。一。一。應。諾。

玄德若斷若續，良久，顧王孫道：文武諸臣，爲國竭忠，當效法世祖，令其帶礪山河，與同休戚。王孫再拜受命。玄德道：二弟！孤兄弟三人，共成大事，三弟遠在幽州，可爲傳語，令其寬厚待下，勿爲苛暴也！雲長應允。玄德再顧諸葛瞻道：元帥爲國亡身，汝誼兼甥舅，善輔少主，以全名言，次不覺流涕。瞻頓首泣謝。雲長等乃退出。延至夜分，大長秋宿衛官傳出駕崩消息，四顧命大臣，先行入臨，幸梓宮器物，均已預備整齊，太常許靖，太僕孫乾，呈奏大喪典禮，依序施行。雲長等扶王孫劉禪於梓宮前，卽漢中王位，尊王妃

第五十六回 樓桑村樹萎隕真王 柳城寒秋高來敵騎

吳氏爲太皇太妃，世子妃張氏爲王太妃，率百官卽時參拜成禮。王孫就位成服，率百官入臨，由秦宓擬定手令道：

皇祖考手創盛業，再致中興，功績之隆，比於世祖！而撝謙過禮，大位久虛，終守臣節，以奉建安，至行淳篤，實邁往古！文武百工，其謀所以尊崇之典，以上慰在天之靈。

士元雲長等奉到令旨，率同文武百官上奏，言先帝神功聖武，至意謙光，中興之功，比隆光武，宜追上尊號曰：昭烈皇帝，廟號高宗，大喪典禮，悉依大行故事。當令秦宓擬就遺詔，頒行天下，以兵事粗定，元氣未復，人民皆二十七日除服，統軍將帥，守土官吏，各率所部，就本地官舍哭臨成服，不必奔喪，以重職守。一場天大的





事情，都因雲長士元事先預備，安穩妥當，辦得有條不紊；擇了吉日，由王孫率領文武官吏，將昭烈皇帝梓宮，奉安於龍門山惠陵，各州牧侯伯均差重要人員前來會葬。

安葬已畢，士元雲長召集各州牧使者會議，請王孫早正大位，以定國是。令大司徒秦宓，太常許靖，草具卽位典禮；曆官簡雍，選擇良辰吉日；行司隸校尉文鴛，洒掃壇場；領宿衛軍事諸葛瞻，整理儀仗；擇日扶王孫登基。

就此時間，北邊却又擾亂不甯了。原來是任城王曹彰五王爺，自從在河北邢台，被馬超殺得大敗而逃，聽了鮮卑二將的語言，出了柳城，去到陰山一帶，招軍買馬，積草屯糧，鮮卑匈奴，多來應



第五十六回 樓桑村樹萎隕真王 柳城塞秋高來敵騎

募曹氏舊臣，往往潛行出塞，赴彼投效，一二年間，得控弦之士十餘萬，馬六萬匹。純效匈奴舊俗，氈廬毳帳，逐水草轉移，但以文書部勒將卒。聽得二哥曹丕，死在遼東，傳首洛陽，宮眷陷沒，曹彰替他發喪成服，追諡丕爲孝文皇帝。彰徇諸將之請，在幕南王庭，自稱大魏天皇，以李典爲大丞相，以郝昭爲左丞相，以郭淮爲右丞相，以慕容軌爲左大將，賀拔奇爲右大將，分領精兵快馬，游牧長城以外，練兵誓衆，伺隙而動。

那時節盧龍塞上，是田疇主管，鮮卑對田疇，絕不侵犯；曹彰與鮮卑，以恩義相結，自然不去侵犯盧龍塞。祇這柳城塞，却是魏延主管，素來是久仰曹彰，自至幽州，將所部重兵，扼要駐紮，修築堡



壘，遠設烽火，訓練民兵，精習騎射。恰好張飛來到，魏延正慮兵單，迎接張飛入城，不勝歡喜。

張飛入府坐定，魏延率領大小將士，上前參謁。張飛深爲慰勞，便問魏延，近日曹彰消息。魏延便將探報所得曹彰近信，如何招募鮮卑匈奴，如何招納舊日遺臣，如何游弋塞外，詳細說知。張飛聽得，亦爲駭然。

馬謖道：都督不用憂慮。曹彰招誘鮮卑，蓄心內犯，志雖不小，其力有限。遼東公孫淵，斬送曹丕首級，與曹彰已有深仇。隙旣成，不能復合，必與我同心協力，以禦曹彰。聞其士馬均屬可用，當簡其精銳，實我東邊。明日請令文長，以重兵屯柳城塞，而伯恭與小



第五十六回 樓桑村樹萎隕真王 柳城塞秋高來敵騎

將軍各率騎卒五千，游弋邊牆以內，都督整頓全師，以爲援應。我有城池之固，堡壘之守，寇來可戰，可守；彼以游牧之衆，我與戰於塞外，則勝負尙未可知；彼若越塞深入，則必成擒矣！又彼軍多曹氏舊臣，老於兵事，習用間諜，我匿精兵於山谷，而以羸老誘之，藉間諜之便，誘以深入，然後命一將簡遼東之卒，以犁其王庭，而合幽并之王師，以絕其歸路，彰雖不敗，亦必大受創痍矣！

張飛大喜道：幼常高見，人所不及！即日令魏延、高翔、馬忠引兵三萬，屯駐柳城塞，張翼、張苞領騎兵游弋；令王平入遼東，簡閱士馬，以備徵發。一應事宜，布置粗了，却接到漢中王駕崩消息，張飛號陶大哭，設位致祭，每日率領文武哭臨。馬謖勸道：都督且請少



節哀情，曹彰旦夕思報大仇，聞我新遭大喪，必來內犯，都督有守土之責，宜籌禦敵之方，無負先帝付托之重才是。

張飛收淚道：幼常言之有理，但方寸已亂，諸事便請處分。馬謖道：逆料曹兵，早晚當臨塞上，都督可自將萬騎，出巡柳城，幽州之事，謖願負責，當令子均赴遼東，領奇兵去襲敵後也。張飛應諾，將幽州諸事，委托馬謖，簡擇勁騎，即時領兵出發，望柳城前進。馬謖一面下令所屬各地，加緊戒備，一面飛令王平，簡遼東兵出發，襲陰山後路。

果然不出馬謖所料，曹彰在陰山聽得劉立德身死，幽州將吏，舉哀成服，不覺大喜，與駕下諸文武商議定妥，乘機內犯，以復亡





第五十六回 樓桑村樹萎隕真王 柳城塞秋高來敵騎

國之仇。令鮮卑二將爲左右先鋒，選兵七萬，逕入柳城塞，留郭淮守寨。秋高馬肥，士卒強壯，看看來至塞下，只見前面遠遠漢兵紮下三個大營，四旁堡壘，非凡齊整，深溝大壕，刀槍密布，敵樓上一桿大紅帥字旗，中間一個黑繡大魏字。

鮮卑二將，將人馬紮住，飛報曹彰得知。曹彰道：「此必漢將魏延，曾在澗池，殺我大將許褚，後在幽州，遣人入遼東，逼弒我孝文皇帝，二位將軍，可與孤速速擒來。」二將領旨，率兵逕向漢營討戰。

魏延早已知道曹彰興兵犯塞，一面預備出兵迎戰，一面派人知會張翼、張苞，轉報幽州都督。此刻見鮮卑二將前來討戰，自上敵樓來看，見二將盔甲鮮明，馬壯人強，兵鋒所至，塵土冲天，知道



有大兵在後，不可輕敵。好在屯兵已久，一應營壘工作，異常堅固，近寨各地，已經掘有多少陷坑，專候敵兵到來，因其遠來氣盛，不能不稍避其鋒。

那鮮卑二將，來至寨前，也曾失陷了數十匹馬隊，吩咐步兵取土填寨，步步踏實，方才前進。到了漢營附近，擂鼓吶喊，就勢進攻。漢兵三個大營，一無響動。二將久經戰陣，深知漢兵純係誘敵之計，將鞭稍一指，麾軍退出陣地。只聽得一聲鼓響，三個漢營營門同時并開，一色強弓勁弩，只望鮮卑兵馬後面射來，任憑他二將通天本領，也敵不住這飛蝗般弓箭。

魏延高翔馬忠，乘勢揮動全軍，向前追趕，鮮卑二將，只得敗走。



第五十六回 樓桑村樹萎隕真王 柳城塞秋高來敵騎

不過數里之遙，曹彰大隊人馬到了，魏延高翔，火速收軍回寨。曹彰麾兵追來，只聽得遠遠地金鼓震天，兩彪漢軍，左右殺來。鮮卑二將，接住張苞張翼廝殺，魏延亦即回馬，鬪住了李典。正殺到難解難分，張飛大兵到了，曹彰縱馬挺鎗迎住。一個恨不得平吞幽冀，一個恨不得橫掃陰山，兩個憤人比武，煞是好看，直殺到日落西山，方才罷手。一連戰了三日，彼此勝負不分。

曹彰拔隊遠來，利在速戰，却被張飛堵住要隘，不能殺入；塞外水草艱難，正在棘手時候，滿不隄防，又被王平引領遼東兵馬，兼程直走，闖入王庭，刼了後路，殺了郭淮，除了曹彰李典諸將妻小，不曾擄掠，所有資糧牛羊駝馬，刼掠一空。曹彰聞報，怒氣冲天，又



恐兵心一亂，爲張飛所乘，君臣商議，沒奈何全師乘夜走出塞外，正是：

大漠草低，不見牛羊之影；  
長城柳碧，難藏虎豹之身。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民曰：魏滅吳亡，三國之事畢矣，闔收廣定，一統之局成矣，河山再造，漢室重光，纘業垂統，之是承中興大位之有定，謂非昭烈當之，夫將誰屬，所謂成帝復生，亦無以易者也，使庸手當之，鮮不如此，而今則日月復旦於中天，宮車立傳，其晚出不歸，曆運於昭烈，反遺大統於王孫，遂覺白帝悲風，猶在洛陽城闕，永安落日，重臨建始宮牆，罷書卽位於新極，重筆託孤之舊命，乃昭烈仍以崩聞，自更耐人深玩其味，非如一嚼而過，卽餘滿口滓渣者矣，而欲寫昭烈之殂，又不忙寫，偏先寫翼德樓桑村中樹萎不祥之筆，便將一部三國演義，翻到頂上，直至首頁數行文字，亦相顧及，此卽一髮重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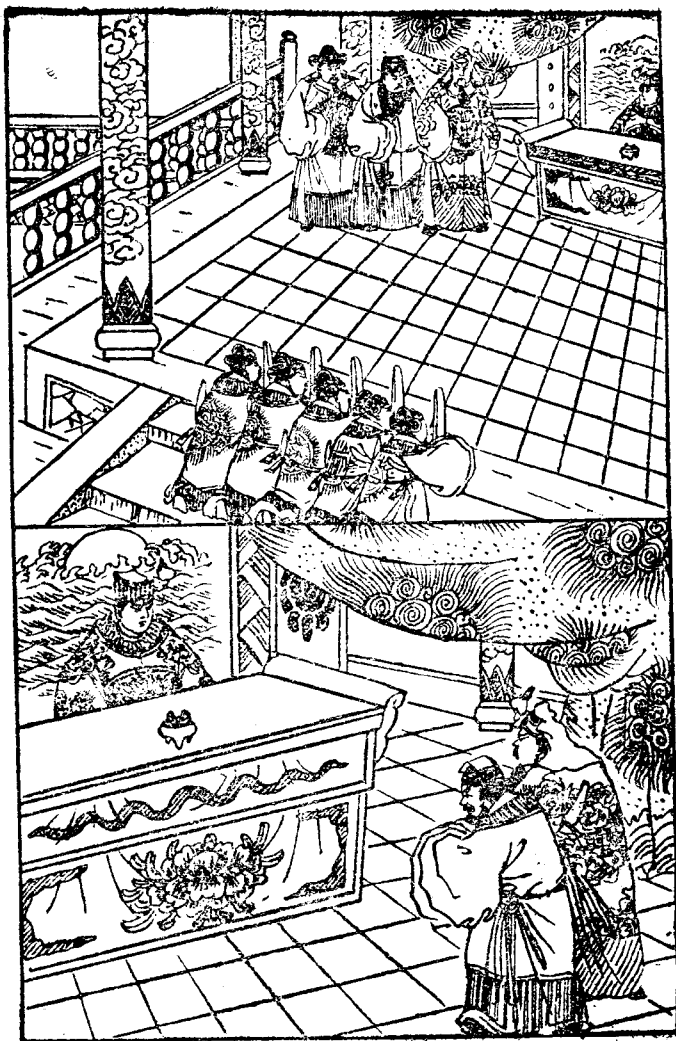


第五十六回 樓桑村樹萎隕眞王 柳城塞秋高來敵騎

首尾皆動之筆法也。却又夾入黃霧四塞，以及曹操伐樹，許多魏之不祥舊事，亦成照應，則更無處不生廻合矣。謂作者亦徵信於祥瑞，不知作者一一翻來正大惡言於祥瑞，也不明此義，幾何能捧本書而大讀之。

由玄德遺囑，顧念劉表身後，劉璋身前，令奉朝請宗祀，一切安排，便是託了自己的孤，又託了他人的孤，劉氏子孫，都得其所，此繼絕之義也。則較演義，白帝託孤時，「嗣子可輔則輔，如其不材，君可自爲成都之主。」連一己子孫全不敢自保者，臨死哀鳴，便今日其言尤善也。由玄德身死，引入曹彰塞外稱王，聞喪內犯，一番戰爭，便是存了劉姓的子孫，又存了曹姓的子孫，三國餘波，別開生面，此興滅之義也。則較演義，禪臺再築時，「吾與漢家報仇，有何不可」，卽僅居金墉，猶非宜詔不得入朝者，以篡易篡，便今日結局爲佳也。可知演義爲一部教亡人子孫，篡人家國的書，而本書爲教人保全種族，擁衛國家的書，借題發揮，一託於春秋筆法，以成三國定論，安得不爲一部大文章！

第五十七回 劉王孫正位繼中興 龐丞相序官復舊制





第五十七回 劉王孫正位繼中興 龐丞相序官復舊制

## 反三國志

### 第五十七回

劉王孫正位繼中興 龐丞相序官復舊制

却說王平奉了馬謖命令，出了榆關，去到遼東。公孫淵知道他，是漢朝蕩定幽并的一員大將，自然優禮款待。王平取出四州大都督令箭，並大司馬虎符，給公孫淵驗看。公孫淵自從殺了曹丕，曹休，自然和曹彰也成了世仇，看見王平到了，沒口的答應發兵。當下公孫淵設筵款待王平，一面召集本部騎卒八千，騎將二員，



喚到府前，當面叮囑，叫他們服從王將軍命令。王平稱謝。

王平因軍情緊急，不敢久延，辭別公孫淵，即時上馬起程，領了兵將，循着邊牆，直趨曹彰王庭；用了本地兩名得力嚮導，不徒沒走迂迴的道路，反走了一條出奇的捷徑。走了五日五夜，離了曹彰王庭，只有三十餘里，天色向晚，王平將人馬約住，令其休息，各出乾糧水泉，飽餐一頓，然後上馬直趨王庭。

那郭淮只知道天王遠征，強敵不能飛渡，萬不料遼東兵從間道殺來，匆忙之中，人不及甲，馬不及鞍，跨上一匹驛馬，帶領親兵，前來迎敵。王平抖擻精神，十合之內，了決郭淮。衆兵出其不意，四圍圍攻，大獲全勝。兵士生擒曹彰、李典諸人家小，來見王平。王平





第五十七回 劉王孫正位繼中興 龐丞相序官復舊制

慨然道曹彰抗命，妻孥何罪？加以繫虜，置之何地！即時傳令釋放，並加慰藉。但將軍資糧械，駝馬牛羊，一掃而空，全數載回收。兵逕返。

比及曹彰聞信，回到陰山，派兵來追王平。那王平已經全師奏凱，安抵遼東了。曹彰怒氣未息，左右呈上王平一封手書，彰含怒啓視道：

邢台一別，於茲三年。塞外起居，應悲故國！王之英武，海內同欽。時勢遷移，寧可復挽！喪入塞，所得幾何？平引輕兵，遂犁庭幕，極平之力，覆王宗祀，辱王妻妾，王雖奮怒，其如平何？平不爲者，國家中興，方隆厚道。王雖敗竄，亦係清門疆場之爭。



何。關。幼。弱。哀。王。顛。沛。不。忍。相。陵。入。宮。得。見。喜。可。知。也。鮮。卑。胡。虜。豈。可。亂。華。以。漢。之。力。猶。能。相。制。以。王。材。武。亦。足。王。之。設。幕。陰。山。聊。相。雄。長。存。王。之。祀。中。外。相。維。不。亦。可。乎。何。必。勞。師。頻。年。內。犯。虜。人。妻。子。墮。人。畜。牧。犬。羊。之。族。憑。陵。華。冒。王。豈。胡。人。能。無。扼。腕。涿。郡。都。督。華。夏。英。才。統。轄。四。州。控。制。邊。郡。幼。常。之。略。文。長。之。武。王。所。深。悉。幽。燕。士。馬。精。銳。絕。倫。佐。以。遼。東。三。方。協。應。李。牧。守。代。蒙。恬。行。邊。以。今。方。古。殆。無。多。讓。王。之。士。馬。不。逾。冒。頓。王。之。游。牧。遠。遜。匈。奴。羈。旅。之。臣。久。居。塞。外。秋。風。蕭。瑟。邊。馬。思。歸。中。朝。問。之。糜。以。爵。祿。王。雖。縱。橫。誰。與。爲。立。鮮。卑。賤。種。重。利。輕。義。懸。購。萬。金。王。頭。將。至。哀。王。武。勇。流。離。失。所。如。不。



第五十七回 劉王孫正位繼中興 龐丞相序官復舊制

犯邊當免奇禍。天日在上，王宜三思。

曹彰得書，反復觀覽，怒氣平息，退入帳中，自思王平所言，甚有理。由但國仇又不可不報，心下徘徊，不能解決，繞帳數匝，撫案夜嘯，聲如鶴唳。李典、郝昭兩人入見，驚問何事。彰取書與觀，二人讀罷，皆爲歎息。彰道：王平才兼文武，識力雙絕，若在幽州，誠孤勁敵！孤以先王愛子，血戰中原，國破家亡，逋逃塞外，賴將士一心，猶能自振。今漢兵勢盛，守禦得人，欲進長城，且不可得，又何能報仇雪恥，光復舊物乎？

李典道：大王王平所言，甚有至理。言兵則彼強，言勢則彼盛。彼如犁我王庭之後，輕騎兼程，襲我後軍，而張飛以大兵應於前，我



軍之敗，不待著龜。彼不欲襲王，以啓鮮卑。輕視大王之心，全王眷屬，以促大王反省之漸。行軍以禮，智勇沛然。此人在邊，我何能得志！不如依彼所言，金軍北度陰山，以我兵力役使匈奴。舊時部落，漸肆吞併，拓充勢力。十年之後，再圖報復。我不犯漢，漢亦不能度大漠以擊我。我以其間休養生息，俟漢廷再有變亂，起兵南下，猶爲未晚。昔勾踐報吳，十年生聚，十年教養。少康中興，歷四十年。臣聞謀大事者，不圖近功，規遠效者，不急近恥。惟大王察之！郝昭亦起身言道：大丞相之言，金石之言也！

曹彰生來英果明決，此次見張飛魏延人馬強壯，漢朝邊塞，守禦堅固，知道一時未能得志。又見王平之書，剴切敦至，李典之言，



第五十七回 劉王孫正位繼中興 龐丞相序官復舊制

深入腠理，推案起立道：天祐漢室，未可與爭，要當北渡陰山，徐圖發展耳！即召鮮卑二將入帳，告以北遷之意。二將前因兵敗，正恐曹彰見責，一聽此言，齊聲贊成，即日全軍出發。

你說匈奴那些小小部落，那裡敢敵十萬大兵聲勢，一個個只得叩首投降，靜候驅策；又有那鮮卑二將兩個地裏鬼，在前引導，好不順手，不上一年，併吞大小部落七十餘部，曹彰便安安穩穩，做那大魏天王。這邊漢朝邊塞，從此平安無事，就是王子均一紙書的功勞。古人說得好，一紙書，賢於十萬師，就是說那王平的。

當下王平回到遼東，將擄獲財物，分一半賞了遼東將士，一半帶回，辭別公孫淵，回轉幽州，見過馬謖，恰好張飛因曹彰已退，也



就回來，王平報告一切。馬謖道：子均舉動，悉合機宜。曹彰見書，必北徙矣！不到半月，塞外探馬報道：曹彰已全軍北渡陰山。張飛大喜，馳奏洛陽，將王平留在幽州，請令都督營州軍事，安邊大計，自然一概照准。

洛陽城裏，雲長士元，見北邊平定，大會文武商議，選了良辰吉日，在洛陽建始殿，扶王孫登基稱帝。由太常許靖，司徒秦宓，襄助禮儀，先奉王孫晉謁高祖廟，世祖廟，高宗廟，禮畢，還御建始殿受賀，改元炎興，大赦天下，免人民今年田賦，賜文武爵一級，追諡皇考爲孝愍皇帝，廟號哀宗，尊太皇太妃吳氏爲太皇太后，太妃張氏爲皇太后，封皇叔劉理爲梁王，劉封爲江夏王。



第五十七回 劉王孫正位繼中興 龐丞相序官復舊制

雲長士元以帝年幼，左右輔弼，須方正老誠之士，以安車蒲輪，徵前司農鄭玄爲太師，邴原爲太傅，司馬徽爲太保，黃承彥爲少師，龐德公爲少傅，崔州平爲少保。那幾位老頭兒，到了此時，也由他不出來。

文。武。諸。臣，因。雲。長。功。大。屬。尊，合。辭。奏。請。以。雲。長。爲。大。將。軍。雲。長。因。係。先。帝。舊。官，不。敢。拜。命。少。帝。傳。旨，令。雲。長。仍。以。大。司。馬。兼。驃。騎。將。軍，劍。履。上。殿，贊。拜。不。名；以。龐。統。爲。丞。相，以。秦。宓。爲。大。司。徒，以。馬。良。爲。大。司。農，以。費。禕。爲。大。司。寇，以。伊。藉。爲。大。司。空，以。卻。正。爲。御。史。大。夫，以。杜。瓊。爲。廷。尉，以。孫。乾。爲。大。鴻。臚，以。簡。雍。爲。太。卜，以。陳。震。爲。太。僕，徙。文。鳶。爲。越。騎。校。尉，徙。諸。葛。瞻。爲。司。隸。校。尉，仍。領。宿。衛。軍；以。



諸葛誕爲京兆尹，以關興爲城門校尉，以關索爲步兵校尉，以關平爲水衡都尉，以糜竺爲大長秋，以劉琰爲太宗正，以周倉爲射聲校尉；召拜諸葛恪爲侍中，以諸葛靚爲尙書，以霍峻爲僕射，以吳懿爲太尉；恢復建安中所有學官，其弟子名額，悉依舊制。又詔丞相大司馬道：

朕以冲年，誕承大位，其賴諸公，以輔以翼。昔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誠欲以獎厲風教，矜式國人。前少府孔融，國家之楨，嶽立朝右，奸宄悚息，礎礎易缺，卒殞凶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前九江太守邊讓，議郎盛憲，處士禰衡，並以高才，爲國瓌寶，遭逢多難，咸死非命。高陽才子，不克致用，盛





第五十七回 劉王孫正位繼中興 龐丞相序官復舊制

年。天。折。良。可。哀。矣！又。茂。才。管。寧。避。地。海。濱。以。待。清。時。激。於。義。憤。投。身。東。海。清。風。亮。節。邁。於。往。古。凡。此。均。宜。旌。樹。風。聲。錄。叙。遺。裔。以。昭。興。國。之。隆。而。揚。幽。潛。之。烈。

士。元。雲。長。奉。詔。次。日。復。奏。少。府。孔。融。先。帝。至。交。許。昌。被。難。二。子。俱。殞。僅。遺。一。婢。六。月。後。得。一。孽。子。荀。文。若。傷。融。非。罪。爲。之。收。養。今。十。七。年。矣。先。帝。入。許。令。入。宿。衛。請。送。太。學。俾。成。其。材。邊。讓。盛。憲。禰。衡。宗。室。零。落。請。官。爲。封。樹。歲。時。省。祀。無。餒。若。敖。之。鬼。管。寧。蹈。海。子。姓。都。乏。太。傅。邴。原。昔。同。游。息。宜。爲。圖。象。祀。之。學。宮。

少。帝。准。奏。詔。追。贈。孔。融。爲。太。師。諡。曰。剛。介。邊。讓。盛。憲。禰。衡。贈。大。中。大。夫。管。寧。從。祀。孔。廟。又。詔。先。帝。彌。留。追。懷。季。玉。日。月。之。過。無。損。



於。中。天。河。山。之。盟。當。垂。於。弈。世。前。令。督。交。廣。事。蔣。琬。明。示。搜。求。送。致。闕。下。當。奉。遺。詔。別。紹。新。封。其。以。前。零。陵。太。守。劉。璋。爲。華。陽。侯。食。華。陽。一。邑。屬。籍。宗。正。以。固。宗。祚。又。詔。先。帝。昔。在。荆。州。聯。婚。吳。會。屬。以。國。交。翻。覆。遂。令。先。皇。祖。妣。未。獲。令。終。先。帝。在。日。每。爲。痛。恨。其。追。上。皇。祖。妣。孫。氏。爲。孝。烈。皇。后。招。魂。歸。葬。祔。享。園。陵。一。連。幾。道。詔。書。風。行。海。內。無。不。欽。仰。聖。明。

士元與雲長商議道：諸將艱難辛苦，血戰沙場，一旦大功告成，久稽懋賞，非所以慰豪傑之心也！雲長道：諸將功伐，久已彙集，冬至郊天，即可行賞，但孟起之父，與先帝同事，爲國捐驅，亟須追贈，不必俟南郊後也。士元極力贊成，六官聯銜會奏，並請追卹董承。



第五十七回 劉王孫正位繼中興 龐丞相序官復舊制

伏完穆順馬休馬鐵程銀楊秋。

旋卽奉詔書道：故後將軍馬騰、椒房世胄，與國共休，捍衛西邊，夙著勞勩！先帝曩在許都，同受詔命，而權奸肆志，矯命相夷，哀此忠良，竟膺慘戮！今皇圖式廓，大難略平，舊物宜昭，九京難復，其追封後將軍馬騰爲武威王，贈馬休爲靖難將軍，馬鐵爲靖逆將軍，程銀爲捕虜將軍，楊秋爲討寇將軍。又詔：昔建安顛沛，迫蹙兩都，伏董懿親，効忠翊衛，力微命薄，同受夷滅，追念艱難之心，悼其追贈董承爲許昌侯，伏完爲襄城侯，子孫並加甄叙。又內臣穆順犯難南行，雖係刑餘，灼知忠義，凜然盡節，視死如歸，宜圖示內官，奉爲師表，其追贈穆順爲少府監，有司存恤家屬。



雲長士元，奉到詔書，令馬岱去淮北飛報馬超。馬超聞報，感激涕零，西涼軍士萬衆歡躍，仍令馬岱還京叩謝，順道過許昌，祭告先將軍，及休鐵二弟之墓。馬岱到了許昌，用太牢酒醴，祭告馬騰墳墓，宣讀朝廷旨意。

駐守許昌的徐元直，前來會祭，附書馬岱，轉達士元，言先帝顛沛。襄樊幸景升推讓荊州，始有龍飛之志。劉琦昔駐巴陵，後留荊土，雖無殊績，亦有留守之功。國家親藩，尙無一二。劉琦受爵，當及劉琦云云。

馬岱齎了元直手書，回到洛陽，面謝聖恩，將元直手書遞與丞相。士元閱過，持商雲長。雲長道：元直之言甚是，先帝昔屯新野，非



第五十七回 劉王孫正位繼中興 龐丞相序官復舊制

景升讓與荊州，焉有今日？飲水思源，亦當圖報。且景升原屬帝裔，比之劉封，尤爲名正言順。兩人入宮面奏，請先封劉琦，以副先帝之意。

到了次日，奉詔書道：昔夷齊讓國，千古資爲美談。泰伯適吳，季歷終啓周祚。先帝昔屯遼，荊豫之交，前荊州牧劉表，顧念艱危，擇賢而讓，俾先帝進有所資，退有所藉。十年之間，遂成帝業。追念元勳，實惟伊牧！其追封劉表爲楚王，由長子劉琦承襲。次子劉琮封襄陽侯，列名宗藉，爲國屏藩。詔書到了荊州，劉琦劉琮兄弟，前來洛陽謝恩。雲長以荊州重要，仍令速還，二人遵命。

雲長士元督飭文武，安排南郊祀天典禮。到了那日，馬岱文鳶



督率鐵甲軍隊護從，雲長士元督率文武百官隨扈，郊天燔柴，大告武成，禮畢還宮，頒行恩賞。正是：

南郊禮畢，方云恩自天來，北闕功高，試看封頒土色。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演義中有「公孫淵兵敗死襄平」一段文字，遺而未及，以爲有「獻俘幽州城」一節，便可不及矣，孰知今至卷末，猶必及之。有公孫淵之燕王，便有曹彰之魏王，所謂「棄遼預走，是上計；守遼拒大軍，是中計；守於襄平，是爲下計。」凡王平一書之所爲曹彰告者，豈非卽司馬懿所策之上計乎？淵愚不知，是以敗死；彰奉平論，是以生全。以淵有反魏之誠，卽許淵能效漢之順，而因卽以彰易淵也。與兵入寇，搖動北方，彰之內犯，幾犁王庭，曾何爲不與淵等；而一聞勸告，立越陰山，卒能自保，以王句奴，則非彰所能致此。蓋寫文優武，兵氣銷爲日月光，作者特欲以此結束全書耳。順逆

第五十七回 劉王孫正位繼中興 龐丞相序官復舊制



第五十七回 劉王孫正位繼中興 龐丞相序官復舊制

之勢成敗生焉。淵雖敗死而可生，彰獲逃生而不死。勢來安。定之後，撫綏羈服之策。以興長駕遠馭而定中國。是又新邦立國之所不可不知者也。天山三箭，柳城一書，不教胡馬度陰山，王平亦足傳已。

小說而至卷末，輒虞易盡，本書魏吳滅後，又有閩廣之平，海外波閑，又聞塞上兵作；大統攸歸，忽有昭烈之崩，遺囑將聞，乃先樓桑之殞，胡笳已定，新主可以登極，又須告廟，紀元已布，功臣可以策勛，尙待郊天，而郊天以前，又有無數詔書，封閭式墓，從祀褒忠，曲折紆回，層遞寫來，不盡猶待次回，方見裂土分茅，大頒爵賞，蓬蓬勃勃，又全是與王氣象，應有文字，令人如入陰山道上，應接真爲不暇，文章熱鬧，好看煞人！隱逸上起管甯，忠義下至穆順，皆膺特典，以爲無人遺漏矣，而赫然又跳出一個帝裔劉景升來，尙未追封，以歆禮祀。於是宗藩始定，鐵券崇加，故作補筆，抑更紆徐爲妍，百讀不厭。

第五十八回 封功臣六王膺上賞 畫軍區四督鎮雄邊







第五十八回 封功臣六王膺上賞 畫軍區四督鎮雄邊

## 反三國志

### 第五十八回

封功臣六王膺上賞 畫軍區四督鎮雄邊

話說中興少主，祭天南郊，回轉正殿，受羣臣朝賀，將雲長士元請封功臣表章，隨詔書頒布下來。詔書云：

朕聞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翳古以來，奉爲明訓！溯漢業中衰，權奸竊位，神器之移，於茲十載。昭烈皇帝，膺天明命，崛起再興，復我皇祚，宏我漢京，上躋周宣之隆，續二祖之緒，奄宅東



都，以定區宇，亦惟賴我熊羆之士，腹心之臣，以宣力於疆場，揚威於絕塞。爰及晚歲，天與人歸，我將帥牧伯之力，亦已瘁矣！詩不云乎，王事靡盬，不敢告勞，國家設爵，將彼是錫，所以遲遲，固將有待。天不愆遺，昭烈皇帝，奄棄羣臣，藐予小子，寅受大命，夙夜兢兢，甚兢兢無以竟祖考之遺志，負臣民之厚望也！丞相統大司馬羽，彙叙諸勛，省郊敷典，論功行賞，昭示大公，薄海臣民，各自振奮，諸將帥牧伯，其慎思所以答先帝知遇之隆，而光國家酬庸之典！丞相御史大夫大鴻臚叙列諸官如次：假黃鉞左將軍都督雍梁并冀幽青徐兗八州諸軍事雍州牧諸葛亮，翊佐先皇，爲國元輔，盛年不祿，殞身戎幕，



第五十八回 封功臣六王膺上賞 畫軍區四督鎮雄邊

先帝明詔，追封瑯琊王，今令司隸校尉瞻紹封，竝推恩澤，封諸葛誕爲江都侯，諸葛均爲咸陽侯，諸葛恪爲廬江侯，召伯甘棠，徒傷蔽芾，一門列戟，永念元功！仍以忠武王配享太廟，世世勿替。驃騎將軍大司馬漢壽亭侯關羽，爰在壯年，追隨先帝，風雲困阨，憂患同經，交親於手足，誼篤於肺腑，王師入益，江漢鏡流，駐軍南陽，河洛響應，先皇不豫，坐奠中樞，國家安危，胥公是賴，今封公爲武安王，公子平爲邵陵侯，公子索爲藍田侯，公子興爲解梁侯，右將軍都督幽冀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張飛，昔與先王，生同里閭，中更患難，屢建殊勛，國之懿親，世之英俊，今封公爲武定王，公子苞爲涿侯，領幽



并第一軍區。伏波將軍都督雍梁益三州河西五郡諸軍事涼州牧馬超，世篤忠貞，勤勞夙著，元帥遺命，囑之再三，今令紹封武威王，弟岱封酒泉侯，領雍梁第二軍區，給羽葆鼓吹，還鎮武威。前將軍都督荆揚二州東甌閩越諸軍事揚州牧趙雲，遭際先皇，迭敷茂績，滔滔江漢，砥柱中流，首入許昌，再平吳會，先皇眷念，每飯不忘，今封公爲武成王，領荆揚第三軍區，妻馬雲騾，別封燉煌公主，揚威將軍，出入得用公主儀仗。鼓吹後將軍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青州牧黃忠，侍從先皇，由荆入蜀，雍豫青兗，爲國馳驅，功在國家，勳銘鐘鼎，今封公爲武平王，子叙封臨淄侯，領青兗第四軍區，軍師中郎將

第五十八回 封功臣六王膺上賞 畫軍區四督鎮雄邊



第五十八回 封功臣六王膺賞 畫軍區四督鎮雄邊

豫州牧徐庶，往定許都，復平吳會，今封臨穎侯。丞相龐統，封偃師侯。定襄太守田疇，封榆次侯。盪寇將軍督并州軍事并州刺史魏延，先入長安，再定幽涿，封定襄侯。督交廣諸軍事廣州牧蔣琬，零陵靖亂，削平九郡，封桂林侯。弟珪封蒼梧侯。弟琪封巴陵侯。陳南封鬱林侯。吳郁封郟侯。征虜將軍督江北諸軍事姜維，屢出奇謀，克襄大役，閩甌蕩定，功無與並，封冀城侯。卅封成安縣君。賜黃金百斤，御酒十斛。冠軍將軍督營州諸軍事王平，并幽兩役，均爲功首，護遼定朔，邊境用安，封襄平侯。兼護遼校尉營州刺史破虜將軍督淮南北諸軍事李嚴，歸命本朝，迭經血戰，封淮陽侯。揚武將軍益州牧法



正，留守兩川，比績蕭寇，封綿竹侯。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幽州  
太守馬謖，封鉅鹿侯。廖化封英山侯。龍額將軍閬中太守嚴  
顏，封梓潼侯。子壽封六安侯。越騎校尉奮威將軍文騫，封江  
陵侯。遼東太守公孫淵，封襄國侯。大司農馬良，封臨鄉侯。太  
尉吳懿，封新鄉侯。征西將軍督冀州軍事張翼，封漁陽侯。撫  
戎將軍督荊州軍事張嶷，封卽墨侯。驍騎將軍督夏口軍事  
向寵，封尋陵侯。金城太守韓遂，封皋蘭侯。天水太守馬遵，封  
安定侯。周翼封曲江侯。黃英封陽朔侯。周倉封汝南侯。張盛  
封宜城侯。黃武封汝陰侯。崔頌封息侯。龐豐封申侯。龐豫封  
葉侯。馬忠封離石侯。楊洪封華陰侯。劉琰封召陵侯。李恢封

第五十八回 封功臣六王膺上賞 畫軍區四督鎮雄邊



第五十八回 封功臣六王膺上賞 畫軍區四督鎮雄邊

廣漢侯；廖立封黎城侯；高翔封太谷侯；楊儀封漢陰侯；黃權封白水侯。

凡列侯五十四人，關內侯四十人，宗室侯者二十六人，恩澤侯者七人，制六王各食三萬戶，魏延姜維王平文鶩徐庶功最，食二萬戶，蔣琬馬岱張翼李嚴，食萬戶，列侯皆食五千戶，宗室侯恩澤侯食三千戶二千戶不等。

詔書一出，內外臣民，無不歡躍稱慶，在邊地者，皆遣使入朝謝恩。士元雲長，以孔明遺表，有畫邊地爲四大軍區之議，原議留王平駐山東，惟此次曹彰內犯，由王平護遼東兵襲擊成功，移王平屯營州，較爲適當。曹彰雖北度陰山，兵勢猶強，翼德都督四州，自



係要着。孫英逋竄海島，荆揚交廣閩越，當聯成一氣，方可有爲，決計下詔，令蔣琬聽子龍節度，以一事權。孟起世居西涼，羌氏悅服，擬令孟起還鎮武威，留李嚴駐守淮北，姜維留江南，協助子龍。黃叙移駐歷城，與張疑傳僉，助漢升鎮撫山東。劉封仍駐夏口，京畿戎政，由雲長督同文鳶關興，隨時校閱。令馬岱還淮北，令馬超振旅還京，以便西還武威。

計畫已定，奏知少主，一一如奏辦理。從征軍士乞歸者，官給驛傳，廩祿終身，傷廢者地方官按月支給錢米，陣亡將士按籍賜卹。家族錄用子孫，督府得自置官屬，二千石以上，由中朝任命，軍事得以便宜行之。蠲免涿郡租賦十年，令官求遺書，復舊制，諷九千





第五十八回 封功臣六王膺上賞 畫軍區四督鎮雄邊

字爲吏之法。二人同心輔政，百廢具舉。

太師鄭玄，首議復明堂辟雊，詔大司徒秦宓，大宗伯劉巴，將作大匠糜竺，相度創建。又以徐元直老母，高年茂德，特詔封長安郡君，賜几杖絹帛各若干。又詔丞相御史大夫，桀犬吠堯，各爲其主。吳魏諸臣，効忠所事，兵敗身死，百折不撓，有司可錄其後裔，以獎節義之風也。其吳破虜討逆二將軍坟墓，官爲祭掃，以崇英烈。正是：

興朝文采，自昭日月之光，四境嚴軍，正肅風雷之氣。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帝制推翻，典謨制誥之文，今後無從復讀，書生咕嗶博修經世之學，此



後。恐。亦。無。人。能。爲。是。更。難。見。此。等。美。術。文。章。供。人。涉。獵。作。者。故。寫。詔。書。疊。疊。重。重。一。再。不。已。使。人。悅。目。賞。心。飽。聆。絕。調。淵。淵。金。石。大。奏。古。樂。追。摹。漢。魏。想。見。當。時。不。圖。於。小。說。文。中。又。一。讀。之。鋪。叙。官。階。具。如。其。制。今。日。操。觚。之。爲。小。說。者。恐。無。此。史。學。功。夫。也。又。復。食。采。受。邑。五。等。分。封。僅。少。圖。畫。凌。烟。無。不。維。妙。維。肖。而。后。感。君。權。無。上。無。惑。古。來。英。傑。同。入。綱。羅。醉。心。功。狗。不。辭。鼎。鑊。爲。烹。也。雖。如。異。士。拿。翁。亦。慕。君。制。又。豈。及。見。吾。國。之。典。章。文。物。有。如。是。之。眩。人。者。哉。

疆土龐大，民庶孳繁，九州之次，未有如吾國首屈一指者矣。若大一統，相安爲國，誠哉其難！君權臨之，科舉懋之，猶不百年而即亂，享國無能長久者，美之聯邦，特亦相忍爲國耳。禦外靖內，軍備是以最難，而軍區尤其難定，既不獲遽入大同之世，則仍未可以去兵。然必如何而合於國防，如何而制其駐境，以資保衛而奠人民，固猶爲今日問題之一作者。劃爲四大軍區，以資編配，幽并第一，雍梁第二，荆揚第三，青兗第四，此保中原，無虞不足。若云國境仍有研究，是知作者全屬游戲文章，實非有意指陳當世。

第五十八回 封功臣六王膺上賞 畫軍區四督鎮雄邊



第五十八回 封功臣六王膺上賞 畫軍區四督鎮雄邊  
若曰吾所爲者本爲小說而已。



第五十九回 馬孟起衣錦還西涼 曹子建悲歌行絕塞





第五十九回 馬孟起衣錦還西涼 曹子建悲歌行絕塞

## 反三國志

### 第五十九回

馬孟起衣錦還西涼 曹子建悲歌行絕塞

却說馬岱在洛陽，領了當朝聖旨，早行夜宿，快馬加鞭，去到淮北，到了淮陰，進了帥府，參見馬超，將詔書取出，馬超分付擺下香案，開讀詔書，原來是要馬超將地方防務，交與李嚴，自同馬岱，振旅還朝，由東道還武威，鎮守第三軍區。

馬超當時再拜，接過聖旨，然後細問馬岱朝中一應情形，馬岱



將少主南郊，論功行賞，哥哥襲封王爵，妹丈封武成王，妹子功大，別封燉煌公主揚威將軍，小弟封酒泉侯，一門封侯者五人。馬超聽罷，感激莫名，重行向北謝恩。李嚴率同部下將士，向前拜賀。馬超兄弟，俱行答謝，轉賀李嚴受封。

三人入閣坐定，馬超道：頃奉詔書，要超兄弟統率原有西涼軍隊，回鎮武威，淮北防務，悉交李將軍管理；此地盪定已久，無須多兵，然猶恐伏莽潛滋，超兄弟先率西涼軍三萬人還武威，留雍州軍二萬人，隨李將軍鎮守淮北；俟李將軍將淮北土著軍兵，訓練就緒，然後再行撤回第二批，庶於公私，兩有裨益。李嚴道：主帥思慮周到，足見赤心爲國也！



第五十九回 馬孟起衣錦還西涼 曹子建悲歌行絕塞

當下大營中，殺牛宰羊，大宴將士，一來是衆多主將，竝受王封；二來是駐紮軍隊，因爲日過久，與當地人民，都有感情，聞聽得將要拔隊西歸，互相餞別，到也熱鬧。

馬超跟馬岱商議道：「妹夫坐鎮荊揚，你我西還武威，將來非逢朝會，兄妹見面很難，不如乘此振旅期間，令李將軍整飭一切，你我兄弟，輕騎至建業一晤，然後渡江返旆西歸，猶爲未晚。」馬岱極端贊成，遂令李嚴代行本部一切事務，自同馬岱率領百餘輕騎，輕弓短箭，劣馬長鎗，直向建業出發。

十日之間，馬超兄弟，渡了長江，到了建業，趙雲迎接入府，兩人互相稱賀，雲驟出來見了哥哥，替兩位哥哥道喜，馬超笑道：「誰還



趕得上妹子，於今可是公主娘娘了！子龍聽得，不覺撫掌大笑。隨後姜維也來稱賀，馬超道：子龍坐鎮江淮，有正方駐淮，北有伯約駐江南，左輔右弼，十分深穩，中朝調度得宜，邊將誰敢受命？子龍道：雲長、君侯老於兵事，士元當世人才，與孔明元帥並駕齊驅，審時度勢，當然出此。

當下子龍夫婦吩咐大排筵宴，雖然是款待上賓，到似家庭筵席。子龍又叫姜維同坐，不用回避。遠別在卽，歡宴爲難，就中姜維馬岱兩個在天水患難相依，出軍以來，無役不借，此刻便要分離，兩個暗中，不免洒了幾點英雄之淚。

馬超在建業，一連住了十天，趙雲陪着，城內城外，各名勝地，瞻



第五十九回 馬五起衣錦還西涼 曹子建悲歌行絕塞

仰瞻仰二將到處，人民沿街塞途的觀看。姜維暗飭得力軍士，穿了便衣，雜入人叢，隨時保護。十日已過，子龍生恐馬超耽誤正事，馬超亦恐違限日久，有誤皇程，同馬岱辭行，回淮振旅。子龍少不得設筵餞別，贈送許多禮物，同了夫人與姜維，送至江干，揮手而別。

馬超兄弟，渡過江來，電掣星馳，到了淮陰。李嚴迎接入府，休息二日，拔隊起程。李嚴送出淮陰城十里之外，馬超囑咐李嚴，小心謹慎，贊助子龍，報效國家。李嚴連聲答應，兩個暫時分手。

馬超一行人馬，到了許昌，坐鎮許昌的徐元直，早遣人出郭郊迎。馬超兄弟，進了許昌城，下馬入府，用舊屬禮，參見元帥。元直降。





階相迎，設宴款待，賓主盡歡。酒筵一散，馬超謝宴，同着馬岱，逕來父親墓地，陳牲祭告，西歸武威，不覺掩袂失聲痛哭。馬岱陪着揮涕。

依着馬超的意思，要啓殯出土，奉柩西歸。馬岱諫道：哥哥！亡人入土爲安，伯父埋葬已久，不宜再爲驚動；且二弟墳墓，俱在此間，不如留馬龍在此，領兵千人，世居許昌，永久奉祀也。馬超揮淚道：賢弟言之有理，卽令留馬龍在此，問部下諸人誰願留此，奉老大王祭祀？一時，間應聲者數千人。馬超留下千人，令馬龍統率在此居住，一應事件，遵奉徐元師命令，不得有違。馬龍應允，馬超卽時轉告徐庶。



第五十九回 馬孟起衣錦還西涼 曹子建悲歌行絕塞

徐元直聽得，便吩咐地方官撥給官地，蓋造房屋，與衆人居住。又補授馬龍爲許昌北郊鎮將，以便朝夕護衛。馬超見元直如此用心，兩兄弟二次進了帥府，向前頓首拜謝。元直連忙答拜道：「孟起國家柱石，但安撫西陲，老將軍墳墓在此，朝廷當差官歲歲祭奠也。」

馬超兄弟見諸事已妥，辭別元直，率隊西至洛陽，遵奉朝旨，全軍振旅，奏凱還朝，軍士都唱着得勝歌。行不一日，看看到了，超令部下，遶洛陽城西過，全軍紮住城西。馬超兄弟自領馬隊三千人，振旅入都。雲長、士元聞知，令文鸞關興出城三十里迎接。二將原是超舊部，相見自然歡喜。



將到洛陽，馬良、諸葛瞻、又奉旨城門相候，一個是六卿，一個是城門校尉，品秩尊崇，奉旨前來迎接。馬超兄弟不敢怠慢，滾鞍下馬，四人相見。諸葛瞻口傳上命，西涼凱旋人馬駐紮教場，官爲照料。武威王先入私邸休沐，再行覲見。馬超拜命，別過二人，請文鴛關興、照料軍隊，自與馬岱先還私邸，夫妻相見，自是歡悅。

原來馬超妻子，自隨漢中王由成都移住荊州，後入洛陽，夫妻渴別多年，一旦相見，其喜可知。兩個兒子，大的十歲，小的七歲，大的叫做馬英，小的叫做馬益。馬超略爲休息，却同馬岱去到大司馬府中，謁見雲長。

雲長與馬超別了多時，甚爲想念，聽見到來，親自出府相迎，携



第五十九回 馬孟起衣錦還西涼 曹子建悲歌行絕塞

手而入。兩個各道渴別，然後並馬同入朝房，見過士元，一同入覲。少帝命侍臣賜坐，諮詢一切，俱有路數。馬超心中，不由得不敢畏起來，當下而奏。臣超夙受先帝知遇之恩，效命中原，稽留淮北。先帝奄棄羣臣，臣超本擬赴京哭臨，因奉朝旨，不許擅離防地，是以不克前來。會葬今承恩命，振旅西歸，願得以太牢祭告惠陵，稍盡敬禮。少帝道：先帝在日，每甚念卿，謁陵祭告，具見忠孝。隨派梁王劉理、司隸諸葛瞻、太常許靖、同武威王前往惠陵致祭。馬超再拜謝恩，辭別衆人，自回私邸。

到了次日，劉理、許靖、諸葛瞻、盛陳牲醴，同着馬超兄弟，到了惠陵。守陵園吏，敬謹導入，只見沿路石人、石馬、石獅、石象，排列兩旁，



瀟。然。靜。寂。長。松。蒼。柏。盤。鬱。天。矯。天。風。過。處。威。神。肅。穆。一。行。人。過。了。亭。殿。再。過。了。寢。殿。到。了。陵。旁。四。圍。都。是。白。石。欄。杆。護。着。就。當。地。下。排。了。祭。筵。設。下。香。案。馬。超。就。位。下。拜。追。想。當。時。皇。叔。見。待。情。形。放。聲。痛。哭。引。得。林。鳥。悲。號。山。谷。響。應。回。川。斷。澗。哀。韻。纏。綿。

諸葛瞻衆人，陪着揮淚，好容易勸住了馬超，然後衆人依次行禮。禮畢，大衆退出寢園，馬超同馬岱、諸葛瞻、巡視園林四周，三人追論當年龍門山血戰情形，曾幾何時，鐘簾消歇，山川如故，風景不殊，真是歲月如流，不覺一齊感歎。直到白日沉西，方才回轉洛陽。

馬超在洛陽，接二連三，聖上賜宴，羣公請酒，忙了十餘日，方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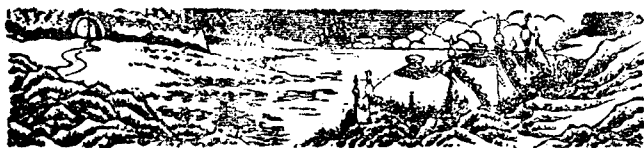


第五十九回 馬孟起衣錦還西涼 韓子建悲歌行絕塞

屏當清楚。馬超兄弟入朝辭駕，奉詔二子均賜爵關內侯。超謝了聖恩，帶了家眷，領了兵隊，全軍出發，回轉西涼，滿朝文武，傾城餞送。

雲長舉酒道：孟起此去武威，好生安撫軍民，鎮定羌氏，西邊之事，便以相付。夙夜小心，無負職守。馬超接過一飲而盡，說道：謹遵台命，此去當奉行威德，不敢令中朝有西顧之憂。文武送出京城十里方回，雲長令關興、文鴛送出潼關，方才回轉。

馬超到了長安，諸葛均又是一回歡迎，一回歡送。軍行迅速，到了金城，韓遂出城相迎，說道：賢姪有志竟成，衣錦還歸，老將軍當含笑九泉矣！馬超道：小姪成功，皆叔父幫助之力也！隨將程楊二



將恩命，交與韓遂，特別撫卹了二將家屬。住了數日，回轉武威，武威人民，扶老携幼，郊迎三十里。馬超坐在馬上，思想當年，興兵報仇，縞素興師，如今衣錦還歸，皆由扶助得人，所以至此。從此整兵駐守西涼，撫輯羌氏，上報聖恩不提。

如今且說兵度陰山的曹彰，一意擴張勢力，一日領着從兵，在陰山打獵，來到昭君墓前休息，追思往事，頗懷悲感！只見墓碑後面，寫着一首詩，也是天性所關，不覺有些根觸，彰細細觀看，上寫着：

漢皇厭功臣，韓彭盡種醢。美人饋冒頓，白登圍始解。武帝收朔方，山河鬱烟靄。國力日以疲，衛霍不長在。哀彼王明君，請





第五十九回 馬孟起錦衣還西涼 曹子建悲歌行絕塞

行何慷慨！豈樂伍狐貉，將欲填滄海。呼韓款塞來，漢皇歎已悔。墓草一何青，宮柳盈誰待？嗟余違國嘗，穴居久危殆。笙簧已消歇，遑復問鼎鼐。念我同氣人，荒墟曜珠璣。懷古增感傷，從何問真宰！

曹彰讀罷，反復凝思，語左右道：此必東阿王作也。痕跡猶新，當離此不遠！火速下令左右四處搜求。隔了數日，有一胡人來營報道：稟上大王得知，在山陰山北麓，有一漢人前後居住數年，穴居酪飲，絕不言語，閒來無事，常常替人牧放羊馬。

曹彰聞報，即領親隨，火速馳赴，來到陰山北麓，遠遠地在馬上見高坡上有一人，氈笠羊裘，丰神飄舉，氈廬毳幕之中，那裏有這



宗人物！彰下馬趨視，正是四哥曹植在那大難之後，絕塞之中，異地重逢，兩兄弟不由得抱頭痛哭良久方止。

曹彰將別後一切情事細說與曹植知道，植流涕道：「亡以來，早知有此，吾弟一言使人心碎，家亡國破，尙復何云！」曹彰便把自己近來在塞外建國情形告知曹植。植太息道：「弟能報仇甚善，甚善！頻年流宕不欲再入人間，各行其志可也！」彰堅邀還營，李典諸將亦皆上前參謁，共話當日相與涕零，以植不樂居軍中爲植築室陰山北首，任其居止，以盡餘年。那才高八斗的曹子建也就長此終古，金枚玉葉，死葬蠻夷之域，却還得弟兄聚首，可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我這反三國志完全無缺，就此收場，正是：

第五十九回 馬孟起衣錦還西涼 曹子建悲歌行絕塞



第五十九回 馬孟起衣錦還西涼 曹子建悲歌行絕塞

河○西○衣○錦○天○馬○歸○來○塞○北○羈○居○鵲○鵲○永○歎○所○有○餘○情○請○於○下  
文○再○見○

異史氏曰：中興一統，而至大封功臣，則本書已終篇矣。乃餘音繞梁，猶有文字在後。復大寫衣錦西涼，馬孟起翩然振旅而旋師淮北，又更有趙子龍別袂江南一段文字入來，並騎輕裝，真不愧輕裘緩帶。豈止三吳士女看煞英雄，卽千載讀書人，嘗亦無不點頭砸舌也。沿路叙來，令人不知此是煞尾文字，幾仍在急尋下文讀，雖不免團圓老調，却美滿又大不同。兩番謁墓，一父一君，只令人熱淚飄灑，無端陪灑，是可見滿紙血性，一部書終是淚痕耳。此以老杜丞相祠堂一詩，音節入文之妙筆，所謂翠華想像，惟有空山玉殿虛無，何來野寺一體君臣，則在馬岱眼中，且不過一片石人石馬，而文筆乃亦回川斷澗，哀韻纏綿，是只此一段尾聲，已寫盡離合悲歡四字，將全書一筆包盡，更無一點閒筆，到底只是不懈！



馬超衣錦西涼之後，又有曹植遯荒絕塞一段文字，方爲攔筆。此種於團圓之中，忽生哀痛，哀痛之外，別有淒涼之人來相陪襯，而感愴各自不同，已是小說結局，特殊結構。乃曹彰聚首陰山，怡怡可樂，則亦於淒涼之境，別構歡娛，而歡樂仍兩不相同，豈非以陪襯筆墨作結，亦大是特殊者哉。毡笠羊裘，題詩墓道，無非只爲韓彭醜瓚說法，只爲呼韓款塞。陳言是作者著書本旨，全在其中。又以曹植尙知問於真宰，似作者亦幾有遯荒之志矣。前半回爲父子君臣，後半回爲友于兄弟，如此一結，直深喟於閱牆之闕，而謂終將抱頭大哭於塞外，看汝作何說法耳。英雄不用思美人，美人在墓草青青，嗚呼！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吾於作者本書，亦不知此中是胡語，是琵琶聲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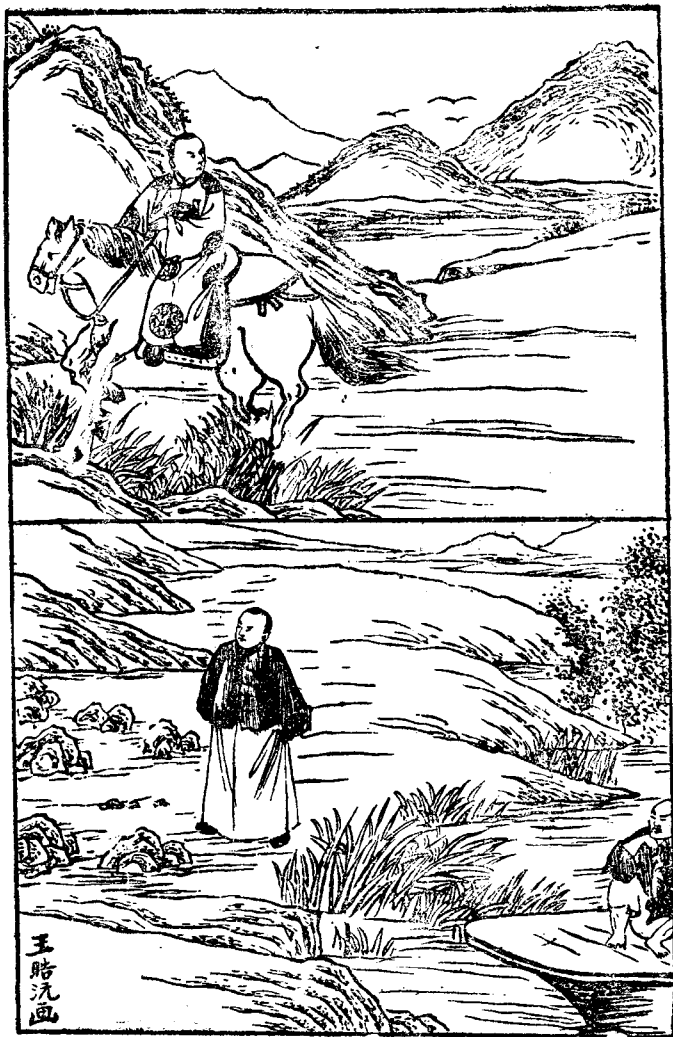
第五十九回 馬孟起衣錦還西涼 曹子建悲歌行絕塞



第五十九回  
馬孟起衣錦還西涼  
曹子建悲歌行絕塞



第六十回 深林浮白鐵案掀翻 古墓冬青石人惆悵





第六十回 深杯浮白鐵案掀翻 古墓冬青石人惆悵

## 反三國志

### 第六十回

深杯浮白鐵案掀翻 古墓冬青石人惆悵

哈哈！這一部反三國志，可算完全交卷了，論起作這部書的歷史來，也就很長，楔子中雖然略說一二，尚不明瞭，我兄弟若不將他表白一番，又怕張仲雲找我算賬，各位看官，聽我慢慢的道來：兄弟家中，自從高祖以降，無一個不是勤儉持身，謹慎自守，在前清時節便也，書香弈葉，科甲蟬聯，孝節傳家，文章啓後，傳到兄弟



手裏，可就變了祖宗成法，自由行動起來。在這種匪夷所思的社會中，便不免有許多不規則的地方，生今反古。還記得在船山書院讀書時節，那位學貫天人，窮徵世變的王湘綺先生，對於兄弟，常加訓戒，每每說道：跼容不羈，便是亂世奸雄的根柢。後來認識了樊山先生，他也說我是第二徐又錚。兄弟性情雖然疎宕，到還懂得敬畏長者，對於以上諸語，終身記念不忘。

年復一年，世界一年改變一年，不幸船山求學不終，又轉到湖南公立第一法校讀書，一晃三年，正逢革命，兄弟放下書本，去當法官，糊裏糊塗，缺了一年半的整德；便似紅鸞禧上說的：才疎學淺，自告回避。好在良心難壞，受事之始，發誓不聽干說，不受銀錢，





第六十回 深杯浮白鐵案掀翻 古墓冬青石人惆悵

敷衍過去，還算沒出什麼大亂子。

自此之後，由湘溯漢，一溜烟進了北京，終日聽戲，便成了一個樂不思蜀的劉阿斗。民國七年，有個浙江朋友陳傲生，是日本法政留學，充當着司法部的神書，爲人精明強幹，大似湘綺先生說張文襄公的舊話：真個寫作俱佳。兩個在戲場同聽白素忱的戲，兄弟在日知小報，發表了捧白素忱的八首詩，他就依韻和作，勝過原詩十倍，兩人因此成了相識。我但有困阨的地方，他無不盡力救濟，並一力吹噓，薦入天津高檢廳當書記官。我從甘肅回來，還見過他好幾面。

民國十年，兄弟在援鄂軍中失敗，再入京師，傲生已回至寧波，



還曾匯款來京，以濟杖頭之需，函中往復，屬我兄弟，不要因挫折灰心，別尋事業。從前相見時節，也曾將此書前三回相示，傲生異常贊成。此書今歲告成，見他八首原詩，尚在笥篋，回首墜歡難捨！索性把他錄入卷後，爲我這反三國志增光一二。這八首詩，本完全贈白素忱的，與本書半點無關，然而兄弟做這一部反三國志，一來是追憶幼年時家庭之樂，二來是發端友朋談論之間，三來是替古人抱不平，替今人害臊，也不管什麼體例，咱們愛寫什麼就是什麼。從前王湘綺先生說的笑話，皇帝不論大小，關上門兒，你便是你房間裏的皇帝，誰也不能干涉你。如今咱們這反三國志，寫上幾首詩，諒也不至妨害治安，惹動警察廳前來干涉，說來



第六十回 深杯浮白鐵寒掀翻 古墓冬青石人惆悵

說去，那八首詩到底是甚麼話？各位請往後看：

山痕遠入寸眉秋，蕩蕩天涯鳩鵲樓；日織流黃不成匹，八聲

泥我聽甘州。

月自嬋娟雲自行，微霜點鬢劇心驚；牆陰獨蟀無恩怨，解與

幽蘭訴不平。

休憐少婦鬱金香，莫問床前明月光；滿地胭脂怨金碧，飄鴻

南去或能翔。

銀鐙照雨數鸞期，眉樣何曾羨入時；天際紅闌橫柳角，柳花

歷亂有鶯知。

晚翠芙蓉四幕花，小紅庭苑六萌車；漢宮一斛金仙淚，誰憶



淒涼帝子家？

花擁晴天孔雀來，紅旒碧彘背人開；神仙愛聽回風曲，漫按

鴟絃妬善才。

湘篁壓石黛痕疏，昔夢流頭紅鯉魚，明暎微波鬢語寂，夜深  
曾聽吠龐無？

剗除綺障付期期，屏角嬌雲酒醒時；收拾風花歸澹漠，莫教  
瘦損王腰肢。

約莫這個時間，渭源裴君孟威，也在廣德樓聽夜戲，由劉石麝  
君介紹，兩人見面，形迹渾忘，真稱得起古人所說的：定交立談之  
間，相賞形骸之外。七年臘底，因承裴公見招，從軍北苑，八年四月，



第六十回 深杯浮白鐵案掀翻 古墓冬青石人惆悵

卽同着孟威軍門，一塊兒去到河州，公事簡單，天天騎馬出城，瀏覽風景，真好一個所在，千山合沓，兩水縈紆，溝渠四達，垂柳交映，有說不盡的好處。衙齋清淨，時復讀書，開始的創造反三國志。便在此時，約莫做了三四回光景。

兄弟又有個同鄉黎雨民，他是文肅公會孫，風流儒雅，很有些幹濟才情，四體書皆稱獨到，清談雋永，不減晉人。他由甘肅督軍公署祕書長，外簡西寧道尹，與寧海馬鎮守使閣臣文武輯和，倡設蒙番學校，自己同着夫人小姐，學習番語。他的意思，以爲藏番變亂，由於撫御失宜，言語不通，情形隔闕，欲除此蔽，非通言語，是萬萬不行。兄弟很佩服他，在北京見過多回，此番到了河州，不由



寫封信去，問候問候，他回信說：到甘肅而不一視河湟形勢，猶之未到。我將這信呈與裴公，裴公笑道：黎道尹是甘肅第一流人物，西寧是甘肅輿區，老弟來此，不可不去西寧一行，一來可以增長學識，二來可以視察民風。兄弟得令，馬上加鞭，到了西寧，黎公甚喜。

那時循化縣的周芷蓀周大老爺，又是兄弟的同鄉，黃幼老的舊部，署中僚屬，湘人過半；你說異鄉作客，得此嘉會，要怎樣的樂法才好！縱酒冶游，在所不免，鞦韆街鼓，月上花梢，黎公每候至夜分。方睡，兄弟後來知道，萬分抱愧，夜中輒不出，做了一首湟中秋月歌，黎公甚為歎賞，因此十分見愛，要留兄弟同在西寧，兄弟



第六十回 深杯浮白鐵案掀翻 古墓冬青石人惆悵

自將裴公厚意詳告，黎公爲之喟然。臨行復贈了一匹青海黃驄馬，金銀獮的狐裘，詩經上說：匪汝之爲美，美人之貽，正是說的兄弟對黎道尹此時光景。

等到兄弟回得河州，就接着家中書信，舍妹夭亡，老母病臥床蓐，催我速回。兄弟幼年喪父，跟老母小妹相依爲命，兄弟萬分沒奈何。裴公又素以忠孝自命，卽允給假南歸。六盤嶺上，雪窖冰天，騾車困頓，鳥倦知還。兄弟這樣回家之後，仍再來京，每想續成這部反三國志，總是不能如願相償。民國十年，到了長沙，跟着援鄂軍打了一個敗仗，由岳陽附輪到了漢口，住得十日，適值九弟陸生，自家中赴滬就學，相見漢皋，喜知家人無恙，隨一同去到上海。



晤見黃幼公與明月前身的柳夫人，說起此次戰事失機，殊爲歎惋。飄蓬流轉，再到北京，跑了一趟奉天，又回長沙。十二年八月，趙蔡兵起，受了嫌疑，又用了一個三十六計的上計，依舊到北京聽戲度日，真個九九歸原，還尋舊路。

直挨到十三年夏，兄弟有一位十年前相識的朋友張堯卿，是中國祕密社會史上一個有名人物，也是革命黨裏一個先進的。老黨員爲人豪俠，有意氣慷慨，能文章，論他性情，就似桓靈寶說劉盤龍的話，家無擔石，一擲百萬，辛苦半生，毫無發展，春明坐老，徒有壯心，咱們倆到很志同道合。

從前他在天津辦正義報，叫兄弟担任文苑，被我戲代張勳答





第六十回 深杯浮白鐵案掀翻 古墓多青石人惆悵

王克琴請求離婚書，把些當代賢豪，冷譏熱諷，一篇文章，送掉了段合肥一千元津貼，兄弟怪不好意思，就想逃之夭夭。他從北京打電話與我，說道：你若走，便是跟我絕交。好重的話，令人難受，却走不得。直至天津大水衝倒龍王廟，方才你走你的陽關路，我過我的獨木橋，兩下分手。

不覺幾年，誰知他今年又辦了一個民德報，咱們老主顧，還請照舊任職。咱家是風雲雷雨，一齊出賣，心意相投，無所不可，於是小說這一欄，自然要借重這部反三國了。好大熱的天，真虧咱家寫字，每日平均約在三千上下，張乖厓先生說的好：虫蛀木斷，水滴石穿，兩三個月工夫，居然被我將全書完全編竣，雖然東拉西



扯，却似乎有些至理名言。想起梅龍鎮李鳳姐說的，好難檢的銀子，不覺想到我這好難編的書。咱們倆成天碰頭，商議作法，到也很對。不過一句笑話，生生的替馬超編上一個妹子，嫁與趙雲，咱們倆正在商議着，替馬超的妹妹，要取個怎樣響亮的名字，他的太太，在旁邊笑道：何不就叫作馬艷雲？我說：艷雲兩姊妹，三國只有一個趙雲，難得去招駙馬，這却不行。後來才商定叫做馬雲騷。

有些看官們恐怕不知道馬艷雲是何人的，兄弟只得略再說上幾句，這叫做時話有出處，古話有來由，也是無一字無來歷的意思。那馬艷雲乃是近時很負盛名初出茅廬的坤角，北人南相，秀骨天成，十有八九似小月英，兄弟時嘗稱讚，所以他太太才說



第六十回 深杯浮白鐵案掀翻 古墓冬青石人惆悵

上她來。可見兄弟這部書，簡直是無中生有，倒海排山的空中樓閣。

有些朋友，說道是兄弟賣弄才情，有的說是暗射當世，有的說是糟塌孔明，描頭畫角，嚇得兄弟倒有點兒寒心。不如爽快，自己招供出來，省得各位去探驪索隱。就這第一條說來，中國現在的小說家，簡直車載斗量，現在的小說，簡直黃沙煙火，昏天黑地！像這一部把小說，算得甚麼東西，兄弟有吃有喝，沒那宗犯賤！就第二條說來，三國上如海人才，雲騰霧集，用才之人，銖兩悉稱，待遇之隆，報稱之重，鼎足三分，勢均力敵，請教各位，現在那一位配曹操？那一位配孫權？劉備？又那一位配孔明？周瑜？司馬懿？他們



各位既然都不配，咱們又何必糟塌古人，奉承今人。就第三條說來，兄弟這部書，完全在實行孔明隆中對的一篇文章，處處替孔明填愁補恨，吐氣揚眉。說到孔明致死的原因，莫說毛貫宗諸人，不會夢到，恐怕陳壽也要莫贊一辭，純乎莊老之旨，可惜湘綺先生未曾看見，若令他老人家看見，亦當擊節嘆賞。

兄弟此書，既不是上述各說，到底是什麼意思？即如兄弟開卷第一回楔子上說的，雨夜談心，傷今弔古，晴窗走筆，遣將調兵，那還是在河州作書的本旨。到了後來，却是小說一欄，另無新著，補充舊稿，以塞篇幅，這是兄弟句句實言，竝無假飾。不要懷疑兄弟立見有別樣心腸，肯替一些牛鬼蛇神照背影兒，則兄弟自己也



第六十回 深杯浮白鐵案掀翻 古墓冬青石人惆悵

庶幾可以深杯浮一大白了。還記得兄弟去年六七月間，從長沙避難出來，在土星港阻風，一連七日，愁悶不堪，曾哼了四首七言八句詩，最後一首說道：

未。肯。臨。風。怨。石。尤。神。州。正。有。陸。沉。憂。軍。書。自。遺。心。懷。惡。籌。筆。  
難。同。肉。食。謀。太。息。中。年。萃。哀。樂。都。無。餘。暇。說。恩。仇。臨。湘。怕。聽。  
雲。和。瑟，驚。起。潛。龍。更。挾。舟。

這大概也就是本書的意思表示。那知這詩吟罷，水面風濤大作，浪如山湧，將一隻小船，忽然提到半空，忽然沉下波底，驟起驟落，顛播得人頭腦暈眩；艙外的兩岸風景，只在艙眼裏來回亂轉，如走馬燈般不停。兄弟支撐不住，只得蜷伏艙底，抱住行篋，連手



足都不敢一動。

剎時風定，伸出頭來，躡向艙外一看，天色已是清明，清光入畫，呀！好一片青山綠水，炊烟在眼，似樹盡尙有人家；耳畔便聞得雲中隱隱犬吠，回眸睇視，只見幾個船夫，都撐手抵足的，倒在艙面，想因先時風緊，忙得累極睡去了，却聽他們齁齁酣發的呼聲，自己已不覺暗笑，也就不急着開船去喚醒他們，竟一人跳上了岸，隨意閑眺，想往樹林深處一看，亂步走去，沿着河邊，不少的石頭，一堆一堆，墊着脚底生痛，又不像天然生長的，這是何人在此間惡作劇，兄弟就不免想起那位諸葛先生的八陣圖來，想來也不過害人，叫游客不便賞玩風景罷了。低下頭去，小心在石頭中走着，



第六十回 深杯浮白鐵案掀翻 古墓冬青石人惆悵

留神細看，並不見有什麼死生傷杜休景驚開的陣門，也不怕沒有黃承彥引路出陣，一陣亂走，不覺到了樹林中，直穿過去，又繞到樹林的盡頭，却不見有什麼人家。迎面一座高山，擋住去路，霧騰騰的，却是半山雲氣，那裏有什麼炊烟。山勢嵯峨，無路可上，不禁又感觸起鄧艾裹毡，才能翻過的那條陰平小徑來！太息有頃，負手空歸。

走回河邊，四下尋了半日，不好了！兄弟坐的那隻船兒，連影都不見了，這便怎處。尋思舟楫風波，江湖險惡，我便讓他安臥一息，這些撐船的，毫無天良，他反乘着我一步忘了監督，便立時打搶了我的行囊，丟閃得我回不了家鄉，這種世道人心，真是可怕。再



向河中一望，只見上流頭漂來無數屍首，都攢擁到我的眼底。這一岸邊來，一見是血染模糊，斷手削足，身上穿的多半軍服，想來是些兵士；有些未穿軍服的，却又衣不蔽體，都是面黃肌瘦，皮骨皆見，這樣的又是些什麼人？倒猜不着，難道上流頭發生了什麼戰事，這些慘死的人，都是在劫的嗎！若果如此，我還須趕緊逃避，速離此地。

心裡正在盤算，一看河中，浮屍已滿，我兄弟也顧不得再覓那隻強盜船，扭頭便跑，如飛的向着樹林後面奔去，想可覓一山穴容身。不料抹過樹林，那座高山又不見了，一望無盡的平川，荒烟迷路，蔓草沒膝，兄弟糊裡糊塗，不顧高低，向前瞎跑，直跑到天色





第六十回 深杯浮白鐵案掀翻 古墓冬青石人惆悵

黃昏，伸手不見五指，才遇着一座大廟，進得廟門，兩旁古木參天，約有千株，中間一條甬道，長幾百丈，殿上琉璃燈，似明似滅。一連進了三重大殿，只不見一個守廟的人，暗嘆兵荒馬亂，怎連一座破廟裡，都走空了。再到後院，却有一座古墓，在黑影裡矗着，搖搖幌幌，看不清楚。院內松風諼諼，松鼠滿地亂躡，樹上夜鷹，啁啾一聲怪叫，嚇得兄弟趕忙退出院來。回到殿前，兩廡下似尚有香積廚，不免走進，却是牀帳現成，因不管他有人無人，且自過宿再講。兄弟跑了一天，混身力乏，不意這裡有我安身的所在，自然一枕黑甜，那還多問什麼世上的帳。

睡到半夜，兄弟在睡夢中，忽聞外面人喊馬嘶，一剎時，廳中如



沸，兄弟頓然驚醒。這時並不畏懼，急忙走至窗次，只一味從窗櫺中偷眼外窺，却瞧不見有燈火。是些什麼人進來，只借微濛月色，看出有的是捧着偃月刀，有的是持着丈八矛，有的是拿着梨花鎗，有的是拖着大砍刀，有的是雙股劍，有的是雁翎刀，有的是開山斧，有的是兩刃刀，十八般武器，亂烘烘的都有人執着。還有些戴紗帽幘頭巾的人，夾在其中，尤其往來穿梭般的都有人執着。還有些勁。忽然間有一王者衣冠的人，自外而入，身後一人，彷彿是綸巾羽扇，看不甚清，大家便一時肅靜起來，隨見王者居上，大家席地而坐。又一異樣鬚鬚王者，自外而入，大家復起身迎之。坐未定，又一王者，提三尺劍，闊步而入，諸人一齊起立下拜，於是後來王者，



第六十回 深杯浮白鐵案掀翻 古墓冬青石人惆悵

据最上座。又一王者，短鬚歪冠，手提一串繡履而入，大家如同未睹，亦蹣跚坐於諸王者下。又一王者，戴晉人冠而來，短鬚歪冠之王，以手招之，二人乃相並坐，便見交頭接耳，至翻唇舌，唧噥有聲，只不獲聞究作何語，亦不知那來這許多王者，在此集議何事。

兄弟正傾耳想去細聽，驟聞廟外，暴躁如雷，有一豹頭環眼之人，大呼而至，即從坐上揪下異樣鬚鬚王者，按地痛打。最上王者按劍叱之道：是我做壞榜樣，搶奪天下，怪他何來？汝輩今猶不改舊時習性，空教我受盡咒罵，說是報應循環，這是何苦？倘被外人聽去，豈不笑話！你可知現在是何世運，還念念不忘舊恨嗎？言訖，仰天長嘆一聲，大風四起，在坐諸人，一齊垂淚嘆息。



有傾，忽聞殿外大門轟倒，乒乓之聲大作，卽有一對對像翁仲般的巨人，自外作旋風舞踊躍而入。諸人一見大亂，駭然嗥鳴，但聽長嘯一聲，諸王者破天飛去，餘人撲地便倒，亦各踪踪不見。這些巨人朝地亂轉有頃，忽然聚在一處，彼此將頭大碰，口中嚶嚶惶惶，如聞啜泣。啜泣未已，又起一陣旋舞，俱向我這窗洞撲來。兄弟嚇了一身冷汗，大叫一聲，醒來却是南柯一夢。半邊身子，猶枕着那隻行篋，依舊人在艙中。恰有一個艄公，見我夢覺，入來拍我，故而驚醒。

此時日向黃昏，風已息了，兄弟怔了半天，想着這夢境的可怕，猶在旁皇不樂，勉強推開行篋，跼起身來，撲的一本書，從身邊落



第六十回 深杯浮白鐵案掀翻 古墓冬青石人惆悵

到地下，拾起一看，原來便是這部反三國志前三回的舊稿。才想起吟詩之前，曾打開行篋，取出這數回的底本，自行遺悶來，誰知一陣風濤，便無端的會惹了這一傷怪夢。出艙縱眺，風雲果定，天意已回，惟見青山永在，綠水長存，只我書外書中，平添了一番奇異有趣的夢境。曾記得唐朝有位開國的詩人陳伯玉，他作了一首登幽州台歌，說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這才真叫做一言難盡呢。



## 書後

世之尙爭奪，擅征誅，怙權而竊位，宴然自恣，信任二三嬖佞，以亂天下，暴兵歷歲，殺人盈野，民生凋敝，奸宄橫行，道德淪胥，紀綱失墜，賢者憂之。吾鄉周子大荒，執春秋之筆，寓褒貶於一字之中，著反三國志，都數十萬言，當世戰史，隱括其間，纂盜之魏曹，不與以正統，詐譎之東吳，終歸於放逐，立千古不磨之論，使世之尙爭奪，擅征誅，怙權竊位者，有戒於心，道德紀綱，得以維持於不墜，遏亂萌而奠民生，胥賴乎是。嗟夫！陳壽不容於帝魏，未有如周子者。



書後

也。或曰，周子之寇魏而屈吳，列蜀漢於正統者，以有武鄉侯漢壽亭侯也，賢者之益人國，有若是哉！吾願讀此已者，勿視爲稗史也。可。

長沙曾際誠毅生氏識於都門旅舍